# 血之挽歌III：创世的灰烬

**(Blood Requiem III: The Embers of Creation)**

## 第一卷：沉默的灯塔

**(Volume I: The Silent Lighthouse)**

**卷首语：**  
*“在最深沉的黑暗中，最微弱的光，并非希望，而是更宏大黑暗的序曲。”*  
*In the deepest darkness, the faintest light is not hope, but the overture to a grander dark.*

### 第一章：守墓人的回响 (The Tomb-Keeper's Echo)

三十年的光阴，足以让一座染血的城市忘记伤痛，也足以让一个凡人的灵魂，与永恒的囚笼融为一体。

诺亚盘膝而坐。

他身处的，是新亚楠的心脏，也是整个宇宙中最孤独的监牢——圣所。这里没有时间，没有声音，只有那个悬浮在空间中央的、巨大的琥珀色光球，在以一种极其缓慢的、几乎无法察觉的频率，微微搏动着。

那是“平衡”本身。是瓦勒留斯那座囚禁了三位古神和他自己的、伟大的坟墓。

而诺亚，是这座坟墓唯一的守墓人。

他那身灰色的囚服早已在三十年的静坐中化为尘埃。此刻的他，赤裸着上身，皮肤呈现出一种如同月光石般、半透明的苍白色泽。肌肉的线条依旧分明，却不再有属于凡人的温度，更像一尊由最纯净的悲伤所雕琢而成的、完美的石像。

他的双眼紧闭，银色的长发（那是与艾瑞贝斯残魂共生后留下的痕-迹）如瀑布般披散在肩上，垂落至地，与圣所冰冷的黑曜石地面融为一体。

他已经很久没有“思考”了。

他的意识，早已化作了无数条纤细的、精神的触须，与身前那个巨大的光球紧密地连接在一起。他像一个最高明的弦乐师，用自己的灵魂作为琴弦，时刻感知着“牢笼”内部那三股古老力量的每一次冲撞，并用自己那份融合了秩序与混沌的“灰色”之力，去拨动、去安抚，去维持那根随时可能崩断的、脆弱的平衡之弦。

这是一种永恒的、没有尽头的消耗。

“……你又在看她了，诺亚。”

一个熟悉的声音，在他的意识深处响起。那声音不再像三十年前那样充满了嘲讽和试探，而是带着一种相伴了半个世纪的、如同家人般的无奈与疲惫。

是艾瑞贝斯。或者说，是那个早已成为他一部分的、永恒的回响。

诺亚的“视线”，穿透了圣所的壁垒，穿透了新亚楠繁华的街道，落在了中心广场。

那里，凯尔正站在“殉道者”雕像之下。他已经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了，那如同铁塔般的身躯早已被岁月压得微微佝偻，但他的眼神，依旧像鹰隼般锐利。他正监督着一队年轻的守护者，将一个刚刚从禁忌森林边缘捕获的、小小的、形态扭曲的异变生物，放入一个由符文驱动的“净化”力场之中。

“凯尔老了。”诺亚的意识，发出了一声无声的叹息。

“但他那套‘筑墙’的理论，却越来越坚固了。”艾瑞贝斯的声音回应道，“你看那些年轻守护者的眼神，纯白、坚定，像极了当年的你。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净化的，到底是什么。”

诺亚的“视线”再次延伸。他“看”到，城市的边缘，玛丽正坐在一棵由织梦者触须化成的、巨大的星光之树下，为一群面黄肌瘦的、从更遥远边境迁徙而来的“难民”们，分发着草药。那些难民的眼神里，充满了对这个“天堂”的向往，也带着一丝无法言喻的、对过去的恐惧。

“而玛丽，则还在扮演着她那悲天悯人的‘圣母’角色。”艾瑞贝斯的声音里，带上了一丝淡淡的讥讽，“她治愈着那些被‘墙’所排斥在外的‘杂草’，却不知道，这些杂草的根系，正在一点点地，侵蚀着这座堤坝的地基。”

“这不是杂草，艾瑞贝斯。”诺亚回应道，“那是‘熵’。”

三十年的共生与守护，让他对这个宇宙的理解，早已超越了凡人的范畴。他知道，那些难民带来的，不仅仅是贫穷和疾病。他们带来的，是一种更根本的、来自宇宙深处的“衰变”气息。

就在这时，诺亚的“心脏”，猛地一缩！

那不是生理上的心脏，而是他作为“守墓人”的、与整个圣所融为一体的“核心”。

他感觉到，在圣所那看似坚不可摧的壁垒之外，一个极其微弱、却又无比陌生的“频率”，正在小心翼翼地、试探性地，触碰着亚楠所在的这个维度。

那不是月神，不是织梦者，也不是血之母。  
那是一种……全新的、从未有过的“颜色”。

“……有客人来了，诺亚。”  
艾瑞贝斯的声音，第一次，带上了一种真正的、凝重的警惕。

诺亚没有立刻做出反应。他只是将自己的意识，更深地，沉入了身前那个巨大的光球之中。他需要从那个更古老的、被囚禁的灵魂那里，寻求一个答案。

“瓦勒留斯……”他在心中，发出了呼唤。

许久，一个疲惫的、仿佛跨越了亘古时光的声音，缓缓地，回应了他。

“……钟声……”  
“……要变了。”

### 第二章：异客的颜色 (The Color of the Stranger)

那阵陌生的频率，像一根无形的针，持续不断地、试探性地刺探着圣所的壁垒。诺亚能清晰地“感知”到，它没有敌意，只有一种……如同迷路孩童般的、巨大的困惑与恐惧。

但凯尔的反应，远比他想象的要快，也……要极端。

第二天清晨，当那悠扬的钟声再次响起时，整个新亚楠的市民都察觉到了一丝异样。钟声的节拍，比往日急促了百分之三。对于普通人来说，这或许只是钟楼工匠的一次失误。但对于所有守护者而言，这是“戒严”的信号。

诺亚“看”到，一只只由符文驱动的、如同金属蜘蛛般的“静默守卫”，从城市的阴影中悄然爬出，它们无声地、高效地封锁了所有通往城墙的道路。同时，一道半透明的、肉眼几乎无法看见的白色能量穹顶，如同倒扣的巨碗，从大教堂的尖顶升起，将整座城市彻底笼罩。

凯尔启动了“白色方舟”的雏形。他要将亚楠，变成一座与世隔绝的孤岛。

“……愚蠢。”

艾瑞贝斯的声音，在诺亚的脑海里响起，带着毫不掩饰的鄙夷。“他以为用一块白布，就能挡住宇宙的寒流吗？他只会让这间屋子里的空气，变得更加污浊而已。”

诺亚没有回应。他的“视线”，正聚焦在城墙之外、禁忌森林的边缘。

那个“异客”，终于现身了。

它没有形体。或者说，它的形体，就是声音本身。

一片区域的森林，突然陷入了绝对的“失声”。鸟鸣、风声、树叶摩擦声……所有的一切，都在一片半径约五十米的圆形区域内，被彻底“抹除”了。那片区域，安静得像一块被宇宙遗忘的、纯黑色的画布。而在那片“寂静”的中央，一棵棵参天的古树，正在以一种无声的、极其痛苦的姿态，缓缓地扭曲、碎裂，最终化为最细腻的粉尘。

这是一种……基于“振动频率”的、纯粹的法则攻击。

“……好纯粹的力量。”艾瑞贝斯的声音里，第一次，带上了一丝真正的惊讶，“它不是在‘毁灭’，它只是在用它自己的‘法则’，去覆盖这个世界的‘法则’而已。就像……用一种颜色，去覆盖另一种颜色。”

就在这时，玛丽的身影，出现在了那片“寂静领域”的边缘。她没有带任何护卫，只是独自一人，提着一个古旧的草药篮，仿佛一个误入神之领域的、采药的凡人。

她从篮子里，取出了一朵早已枯萎的、黑色的玫瑰。那是三十年前，她从那块属于血之母的圣物上，拓印下来的、最后的信物。

她将那朵玫瑰，轻轻地，放在了寂静领域的边缘。

奇异的事情发生了。

那片如同画布般的纯黑寂静，在接触到玫瑰的瞬间，像是被滴入了一滴墨水的清水，边缘开始泛起涟漪。一阵极其微弱的、充满了悲伤与困惑的“声音”，直接在诺亚的脑海中响起。

“……家……？”

“它在寻找同类。”诺亚瞬间明白了，“血之母”那属于旧宇宙的、混乱而又包容的气息，对这个同样来自旧宇宙的“流浪者”来说，是唯一的、能够被感知的“坐标”。

玛丽似乎也“听”到了那个声音。她缓缓地，朝着那片寂静的中心，伸出了自己的手。

但凯尔的“秩序”，比她的“慈悲”更快一步。

“嗡——！”

城市上空的白色能量穹顶，骤然亮起！一道粗大的、由纯粹的秩序之力凝聚而成的白色光柱，如同一柄来自天国的审判之矛，撕裂了天空，狠狠地、不带任何警告地，轰向了那片“寂静领域”的中央！

“凯尔！”

诺亚的意识，发出了一声无声的怒吼！他试图调动圣所的力量去阻止，但已经太晚了。

白色光柱，精准地，击中了那片寂静的“核心”。

没有爆炸，没有轰鸣。

只有一阵刺耳的、如同无数块玻璃同时碎裂般的、尖锐的悲鸣，响彻了整个天地！

那片纯黑的“寂-静领域”，在白光的冲击下，瞬间失控、暴走！无数道无形的、混乱的声波，如同海啸般向四面八方疯狂扩散！

禁忌森林的边缘，成片成片的树木，在一瞬间化为齑粉！玛丽的身影，被那狂暴的声波正面击中，像一片被狂风卷起的落叶，远远地抛飞出去，重重地撞在一块巨大的岩石上，瞬间便失去了知觉，生死不明。

而那道白色的能量穹顶，也因为这股力量的反噬，表面出现了一道道蜘蛛网般的、细微的裂痕。

凯尔的第一次“净化”，以一种两败俱伤的、最惨烈的方式，宣告了失败。

“……看到了吗，诺亚？”

艾瑞贝斯的声音，在他的脑海里，变得无比冰冷。

“这，就是凯尔的‘守护’。”

“为了维持他那洁白无瑕的‘墙壁’，他宁愿将墙外所有试图靠近的、迷路的孩子，都当成是……必须被碾死的害虫。”

“现在，你告诉我。”

“这样一座由‘恐惧’和‘拒绝’所筑起的城市……”

“……真的……还值得被守护吗？”

### 第三章：守墓人的抉择 (The Tomb-Keeper's Choice)

亚楠的钟声，第一次，停摆了。

凯尔那决绝的一击，虽然重创了“异客”，却也因为能量反噬，让大教堂钟楼的符文核心出现了过载。那悠扬了三十年的心跳，戛然而止。

整个新亚楠，陷入了一片前所未有的、令人不安的死寂。市民们惊恐地从窗户里探出头，看着那道布满裂痕的白色穹顶，交头接耳，恐慌像瘟疫般在城市的血管里蔓延。

圣所之内，诺亚“看”着禁忌森林边缘，那片狼藉的战场。

玛丽倒在血泊之中，胸口微微起伏，生命的气息正在飞速地流逝。而那个失控的“寂静领域”，在核心被重创后，并没有消失，而是化作了数百个更小的、如同黑色墨滴般的“寂静之球”，在森林里毫无规律地、疯狂地弹跳、漂移。每一个光球所到之处，所有的物质，都在无声中化为粉尘。

凯尔没有去救玛丽。

他正带领着守护者主力，疯狂地修补着穹顶之上的裂痕。在他看来，“堤坝”的完整性，远比一个同伴的生命更重要。

“……你会去救她吗？”

艾瑞贝斯的声音，在诺亚的脑海里响起。这一次，她的声音里，没有了之前的嘲讽和鄙夷，只有一种……纯粹的、不带任何立场的好奇。

像一个棋手，在看着棋盘上的对手，将要走出那关键的一步。

诺亚没有回答。

他的意识，像一双无形的手，抚过身前那个巨大的、琥珀色的光球。他能感觉到，瓦勒留斯那沉睡的意志，因为外界钟声的停摆，而产生了一丝极其微弱的、如同水波般的……不安。

牢笼，正在变得不稳定。

他知道，此刻他最好的选择，是留在圣所，用自己全部的力量，去安抚和加固这座即将崩溃的“牢笼”。这是他作为“守墓人”的、最根本的职责。

但是……

他的“视线”，不由自主地，再次落向了那个倒在血泊中的、孤独的身影。

他想起了三十年前，那个女人，将一枚冰冷的、带着她体温的徽记，塞进他手里时的眼神。

*“去吧。用你自己的眼睛，去看看那个‘黄色’的故事……”*

他想起了在议会厅，那个女人，为了给予他“选择权”，而毅然决然地，挡在凯尔那如同山峦般的愤怒面前的身影。

*“我是在让他学会‘选择’，凯尔！而不是像我们一样，成为一个别无选择的、可悲的守护者！”*

他想起了，在那间堆满了古籍和药草的温室里，那个女人，将两杯早已泡好的宁神草茶，推到他面前时，那双充满了疲惫与期许的眼眸。

玛丽……她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，在守护着他，在引导着他，甚至……在保护着他内心那颗尚未被“秩序”完全磨灭的、“人性”的种子。

而现在，她快要死了。

死在了一场，本可以避免的“净化”之下。

“……职责……”诺亚的意识，发出了一声无声的自嘲，“……还是选择？”

他终于明白，玛丽女士一直以来，都在试图教会他什么。

也终于明白，三十年前，那个名叫伊拉的女猎手，在临死前，为什么要对瓦勒留斯，说出那句“我不欠你了”。

因为有些“债”，是比守护整个世界的“职责”，更沉重的东西。

“……如果你现在离开圣所，”艾瑞贝斯的声音，再次响起，这一次，带着一丝凝重的警告，“瓦勒留斯的‘牢笼’，会因为失去你这个外部的‘锚点’，而加速崩溃。或许……就在几天之内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诺亚回应道。

“你可能会……因此而死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你甚至……什么都改变不了。你只是一个守墓人，而不是那个无所不能的‘第一平衡者’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诺亚的意识，缓缓地，从那个巨大的光球之上，抽离了出来。

他，第一次，主动地，切断了自己与圣所的连接。

一股巨大的、如同被整个世界所抛弃的空虚感，瞬间淹没了他。但他那双紧闭了三十年的眼睛，却在这一刻，缓缓地、决然地，睁开了。

他的左眼，是属于守护者的、纯净的蓝色。  
他的右眼，是属于艾瑞贝斯的、融合了星辰与泪珠的、深邃的紫色。

他从冰冷的黑曜石地面上，站起身。那具如同月光石雕像般的、完美的躯体上，重新燃起了属于“凡人”的、微弱的温度。

他没有走向圣所的大门。

他走到了墙壁的一角，从一堆早已化为尘埃的衣物残骸中，捡起了一件东西。

——那件，早已破损不堪的、属于伊拉的、猎人皮甲。

他沉默地，将这件象征着“选择”与“羁绊”的遗物，重新穿回了自己身上。

然后，他头也不回地，走向了那扇将他囚禁了三十年的、巨大的、沉默的石门。

“……你要去哪里？”艾瑞贝斯的声音，最后一次，在他的脑海里响起，带着一丝无法言喻的、复杂的颤动。

诺亚没有回答。

他只是伸出那只融合了神圣图腾的手，用一种平静而又决绝的姿态，重重地，按在了那扇冰冷的、象征着永恒囚禁的圣所之门上。

门，为他而开。

他迎着门外那片充满了未知与危险的、正在走向失序的世界，只在心中，对自己，也对那个与他共生的灵魂，说出了那个迟到了三十年的、属于他自己的……答案。

“我去……”

“……还债。”

### 第四章：灰烬的温度 (The Warmth of Embers)

圣所的石门，在诺亚的身后，缓缓地、沉重地合拢。

门内，是瓦勒留斯那座正在加速崩溃的、永恒的牢笼。  
门外，是一个正在失去秩序、即将陷入混乱的新生世界。

诺亚踏出圣所的瞬间，一股熟悉的、被压抑了三十年的感觉，如同潮水般回到了他的身体里——重力、风、空气中那混杂着尘土与远处硝烟的、稀薄的气味……以及，疲惫。

原来，作为一个“凡人”，是会感到疲惫的。

他没有丝毫的停留，身体化作一道灰色的残影，朝着议会厅的出口冲去。当他冲出议会厅，重新站在那片熟悉的、属于新亚楠的天空之下时，眼前的景象，让他那颗早已对末日有所预期的心，也为之一沉。

天空，不再是纯粹的蓝色。那道本应洁白无瑕的能量穹顶，此刻已如一块破碎的蛋壳，布满了纵横交错的巨大裂痕。透过裂痕，能看到外面那片正在被“寂静”所侵蚀的、灰败的天空。城市的钟声已经停摆，取而代-之的，是一阵阵从穹顶裂缝处传来的、如同鬼魅哭嚎般的风声，和远处市民们压抑的、充满了恐慌的祈祷声。

凯尔的“白色壁垒”，正在从外部和内部，同时崩塌。

诺亚没有去理会那些惊慌失措的市民。他以最快的速度，穿过那些被“静默守卫”封锁的、空无一人的街道，翻越高大的城墙，来到了禁忌森林的边缘。

那片战场，比他之前在圣所里“看”到的，还要惨烈。

以玛丽倒下的那块岩石为中心，周围的一切都被彻底“粉化”了。地面上，铺着一层厚厚的、如同积雪般的白色粉末，那是被失控的声波法则彻底分解后的、属于树木和岩石的残骸。而那些如同黑色墨滴般的“寂静之球”，还在空中毫无规律地漂浮着，像一群致命的、沉默的蒲公英种子。

诺亚的脚步，在那片白色的“雪地”边缘停了下来。他知道，以他现在的、属于凡人的身体，只要踏入那片区域，就会在瞬间被分解成最原始的粒子。

“……没用的，诺亚。”艾瑞贝斯的声音，在他的脑海里响起，带着一丝无法掩饰的疲惫，“‘寂静’的法则，是纯粹的‘分解’。它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任何一种能量体系。你的‘秩序’之力无法中和它，我的‘混沌’之力也无法对抗它。那是一种……更高级的‘抹除’。”

“那就让它，也尝尝被‘抹除’的滋味。”诺亚在心中，冷冷地回应。

他没有再试图用自己的力量去对抗。而是从腰间，那个属于伊拉的、破旧的工具包里，取出了一样东西。

——那枚，被凯尔重新压入弩槽的、闪烁着圣洁银光的、“殉道者”的弹丸。

他将这枚承载着伊拉“不屈”意志的弹丸，紧紧地攥在手心。然后，他闭上了眼睛，将自己的意志，完全沉入到了体内那两股正在缓缓流动的、属于“秩序”与“混沌”的力量之中。

他没有试图去融合它们，也没有试图去“平衡”它们。

他只是，用一种近乎于祈求的、虔诚的姿态，向它们……借用了一点“温度”。

他将那属于“秩序”的、如同月光般冰冷的意志，与那属于“混沌”的、如同深海般死寂的意志，以一种极其精妙的、近乎于自残的方式，在他的掌心，进行了一次微小的、可控的“对冲”！

一股灼热的、如同恒星诞生之初的能量，瞬间在他的掌心生成！那枚银色的弹丸，在这股能量的包裹下，迅速地融化、气化，最终，化作了一团纯粹的、充满了“牺牲”与“守护”意志的、刺目的白色光球！

“你疯了？！”艾瑞贝斯的声音里，充满了不敢置信的惊骇，“你会把自己的灵魂……烧成灰烬的！”

诺亚没有理会她。他感觉自己的整条手臂，都像是被扔进了熔炉，每一根神经都在发出痛苦的尖叫。但他那双异色的眼眸，却依旧死死地锁定着那个倒在远处的、血泊中的身影。

他用尽全身的力气，将手中那团承载了一切的、灼热的白色光球，掷了出去！

光球，没有发出任何声音。

它像一颗沉默的、白色的太阳，悄无声息地，撞入了那片纯黑的“寂静领域”之中。

那一瞬间，整个世界，都失去了所有的声音，也失去了所有的颜色。

只有一片纯粹的、温暖的、能将灵魂都融化的……白。

当诺亚的视线，从那片极致的白光中恢复过来时，他看到，那片恐怖的“寂-静领域”，已经彻底消失了。地面上，只留下一个巨大的、边缘还在微微融化的圆形浅坑。

而玛丽，就静静地躺在浅坑的中央。

她身下的血泊已经干涸，那身深色的学者长袍，被冲击波撕扯得破烂不堪。但她的脸上，却不再有之前的痛苦，只有一种……仿佛在温暖的阳光下沉睡般的、安详。

诺亚踉跄着，冲了过去。他单膝跪地，伸出那只还在微微颤抖的、几乎被烧焦的手，小心翼翼地，探向了玛丽的脖颈。

冰冷。  
没有一丝温度。  
也没有……任何的脉搏。

“……晚了……一步吗？”  
诺亚跪在原地，一动不动。他看着眼前这张安详的、仿佛只是睡着了的脸，一股巨大的、如同深海般冰冷的无力感，瞬间将他彻底淹没。  
他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价，他背叛了自己所有的职责，他甚至不惜燃烧自己的灵魂……  
最终，却还是……什么都没能改变。

就在这时，他那只按在玛丽脖颈上的、已经变得焦黑的手背上，那个属于艾瑞贝斯残魂的、银色泪珠的印记，突然，微微地、闪烁了一下。

“……不，还没结束。”  
艾瑞贝斯的声音，在他的脑海里响起，带着一丝极其微弱的、却又充满了某种奇异可能性的兴奋。  
“……她的身体……死了。但是，她的灵魂……”  
“……因为被‘寂静’彻底抹除了与这个世界的‘因果’，又被伊拉的‘守护’意志所包裹……”  
“……她现在，成了一种……介于‘存在’与‘非存在’之间的……”  
“……纯粹的‘记忆体’。”  
“快！诺亚！”  
那个声音，骤然拔高，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急切！  
“用你的‘容器’！趁她的记忆还没有彻底消散！把她……‘装’进去！”  
“就像……当初，你对我做的那样！”

### 第五章：记忆的囚笼 (The Cage of Memory)

“……把她……‘装’进去！”

艾瑞贝斯的声音，像一道黑色的闪电，劈开了诺亚那片因巨大失落而变得灰白的意识。

他看着玛丽那张安详的、仿佛只是睡着了的脸，又低头看了看自己那只焦黑的、几乎快要失去知觉的手。

将另一个人的灵魂，囚禁在自己的身体里？  
这不再是“守护”，也不是“还债”。  
这是一种……比死亡更彻底的、充满了亵-渎意味的“占有”。

“……你在犹豫什么，诺亚？”艾瑞贝斯的声音，带着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急切，“这是她唯一的‘生路’！一旦她的记忆彻底消散在法则之风里，就再也没有任何力量，能将她重新聚合起来了！”

“这不叫‘生’！”诺亚在心中，痛苦地嘶吼，“这叫‘囚禁’！是让她变成……像你一样的、永恒的回响！”

“那也比彻底的‘虚无’要好！”艾-瑞贝斯反驳道，“至少，她还能‘思考’，还能‘存在’！至少……你还能再‘听见’她的声音！而不是像现在这样，只能抱着一具冰冷的、毫无意义的尸体！”

诺亚的身体，因为这番话，而剧烈地颤抖起来。

他看着玛丽。  
他能“看”到，在她那具冰冷的身体之上，一个极其暗淡的、半透明的、属于玛丽的灵魂轮廓，正在缓缓地升起。那轮廓的边缘，像被风吹拂的烟雾，正在一点点地、不可逆转地消散。

他知道，艾瑞贝斯说得对。  
留给他的时间，不多了。

“……对不起，玛丽女士。”

诺亚闭上了眼睛，那双异色的眼眸里，流下了两行滚烫的、充满了巨大痛苦与罪孽感的泪水。

“……原谅我。”

他不再犹豫。他伸出那只完好的、属于守护者的左手， gently地，覆在了玛丽那冰冷的额头之上。  
然后，他将自己那颗早已不再纯白、充满了裂痕与污染的灵魂，彻底地、毫无保留地，向那个即将消散的“记忆体”……敞开。

他没有试图去“吞噬”或“吸收”。  
他只是，用一种近乎于自我牺牲的、温柔的姿态，为那个即将无家可归的灵魂，提供了一个……最后的、也是唯一的“庇护所”。

嗡——！

玛丽那半透明的灵魂轮廓，似乎感受到了他的呼唤。她缓缓地转过头，“看”向了诺亚，那双由纯粹的记忆光点构成的眼眸里，没有恐惧，也没有抗拒，只有一种……深沉的、充满了悲悯与无奈的……接受。

她化作了一道柔和的、带着草木清香的淡绿色光流，无声地、彻底地，涌入了诺亚的左眼之中。

那一瞬间，诺亚感觉自己的大脑，像一座被强行灌入了整片海洋的图书馆！

无数属于玛丽的、跨越了六十多年时光的记忆，在他脑海中轰然炸开！  
他“看”到了，三十年前，那个年轻的、还带着一丝狡黠的引路人少女，是如何在瓦勒留斯、伊拉和艾瑞贝斯之间，艰难地维持着那脆弱的平衡。  
他“看”到了，她是如何在战争结束后，与凯尔一同，背负着所有的秘密，用一个又一个的谎言，去编织新亚楠那虚假的和平。  
他“看”到了，她是如何在每一个孤独的夜晚，独自一人，在那间堆满了禁忌知识的档案馆里，研究着那些早已被遗忘的符文，试图为瓦勒留斯那座即将崩溃的“牢笼”，寻找一线生机。  
他甚至“看”到了，她内心最深处的、那个从未对任何人说起过的秘密——她对那个名叫瓦勒留斯的、最初的“平衡者”，那份混杂了敬仰、同情，与一丝无法言说的、少女般爱慕的……复杂情感。

这些庞大的、充满了智慧、悲伤与孤独的记忆，最终，在他的左眼之中，凝聚成了一枚小小的、如同新芽般的、翠绿色的树叶印记。

从此，他的左眼，代表着“秩序”与“记忆”。  
他的右眼，代表着“混沌”与“情感”。

他，诺亚，成为了一个……同时囚禁了两位第一纪元最伟大女性灵魂的、行走的“活体图书馆”和“战场”。

“……感觉……怎么样？”  
艾瑞贝斯的声音，在他的脑海里，小心翼翼地响起。  
诺亚没有立刻回答。  
他只是缓缓地站起身，低头看了一眼地上那具属于玛丽的、已经彻底失去了灵魂的空壳。  
然后，他伸出手，轻轻地，为她合上了那双再也不会睁开的眼睛。  
“……感觉……”  
他抬起头，看向了远处那座正在被战火所吞噬的、摇摇欲坠的白色城市。  
他那双异色的眼眸里，所有的痛苦、所有的挣扎、所有的罪孽感，都已消失不见。  
只剩下一种……在背负了所有之后，那种近乎于“神”的、绝对的、冰冷的……平静。  
“……感觉，很安静。”  
他说。

### 第六章：壁垒的裂痕 (The Bulwark's Fissure)

诺亚在禁忌森林的边缘，为玛丽挖掘了一个简陋的、无名的坟墓。

他没有立碑，只是将那朵早已枯萎的、属于血之母的黑色玫瑰，轻轻地放在了新翻的泥土之上。这是她与这个旧世界，唯一的联系。

做完这一切，他转过身，重新看向了那座正在被末日所笼罩的白色城市。

“……回去吗？”艾瑞贝斯的声音，在他的脑海里响起。这一次，她的声音里，不再有任何的情感波动，变得像玛丽一样，平静、客观，仿佛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，“凯尔的‘壁垒’已经出现了裂痕。而圣所……在你离开的这段时间里，崩溃的速度，加快了至少三倍。”

“是的，该回去了。”诺亚的意识深处，另一个更温和、更理性的声音回应道。那是玛丽，“凯尔需要帮助。而且……我们必须在圣所彻底失控前，找到艾瑞贝斯和她的那个‘女儿’。她们……才是这场危机的关键。”

诺亚的身体，僵硬地站在原地。

他同时“听”着两个女人的声音在自己的脑海里对话、争论，甚至……制定计划。一个代表着激进的“行动”与“真实”，另一个代表着稳妥的“观察”与“智慧”。

他感觉自己，像一个被架空的君主。他的身体，只是一个被这两个更强大的意志所寄宿的、冰冷的容器。

“……你们……能不能……安静一会儿？”

诺亚第一次，用自己的意志，强行地、粗暴地，打断了她们的“对话”。

他那双异色的眼眸，同时闪烁了一下。左眼的翠绿色树叶印记和右眼的银色泪珠印记，都因为这股突如其来的、属于“主人”的意志，而微微地黯淡了一瞬。

脑海里，终于恢复了片刻的宁静。

诺亚深吸了一口气。他知道，他不能再被她们的意志所左右。他必须找到属于自己的、真正的“平衡点”。

他没有立刻返回亚楠城。而是走向了另一个方向——那条通往黑山山脉的、早已被遗忘的古老驿道。

“你要去哪里？”艾瑞贝斯的声音，再次响起，带着一丝不解。

“去找一个‘答案’。”诺亚回应道。

他回到了那个，他曾与艾瑞贝斯进行最后传承的、充满了黄绿色水晶的山谷。

这里，已经变成了一片死地。那些水晶在失去了织梦者的力量支撑后，已经停止了生长，变成了一座座扭曲的、闪烁着不祥光芒的、沉默的雕塑。

诺亚走到山谷的中央，走到了那个，艾瑞贝斯曾倒下的地方。

他蹲下身，从泥浆之中，捡起了一件东西。

——那柄，属于艾瑞贝斯的、早已失去了所有符文光华的、充满了第一纪元风格的……厚重的战斧。

他将这柄承载了一个传说所有荣耀与罪孽的武器，紧紧地握在了手中。

然后，他闭上了眼睛。

他没有试图去回忆什么，也没有试图去感知什么。

他只是，用自己那颗刚刚承载了两个伟大灵魂的、疲惫不堪的心，去静静地“聆听”。

聆听这柄战斧，在过去的五十年里，所经历的……孤独。

他“看”到了。

他看到，艾瑞贝斯，在离开亚楠之后，是如何一个人，拖着残破的身体，在这片荒芜的、被遗忘的边境，艰难地求生。

他看到，她是如何在每一个孤独的夜晚，对着冰冷的篝火，一遍又一遍地，擦拭着这柄战斧，仿佛那是她与过去唯一的联系。

他看到，她是如何在织梦者的低语和对同伴的思念之间，反复地挣扎、崩溃，又一次次地，重新站起。

他看到，她是如何找到了那个被遗弃在旧世界废墟里的、拥有着她血脉的“复制体”莉莉安，并将她抚养长大，教会她战斗，教会她……如何在这残酷的世界里，活下去。

他甚至“看”到了，她最后一次，回到猎人墓园，在那座属于她小队的、无名的墓碑前，放下了一束用森林里采摘的、最普通的白色野花编织而成的花环。

她不是一个疯子，也不是一个叛徒。

她只是一个……和所有人一样，被这个该死的世界，伤害得太深、太深的……孤独的幸存者。

诺亚睁开了眼睛。

他那双异色的眼眸里，不再有任何的挣D扎和困惑。

他左眼里那代表着玛丽“智慧”的翠绿色光芒，与右眼里那代表着艾瑞贝斯“情感”的紫色光芒，第一次，不再是泾渭分明。而是像两条交汇的溪流，无声地、彻底地，融合在了一起。

他将那柄沉重的战斧，背在了自己身后，与那柄只剩下半截的、“寂静”的断刃，交叉而立。

他不再是“秩序”的守护者，也不再是“混沌”的容器。

他只是，诺亚。

一个，同时背负了“理智”与“情感”、“守护”与“战斗”、“新生”与“过去”的……完整的“人”。

“……走吧。”

他在心中，对自己，也对那两个已经成为他一部分的灵魂，轻声说道。

“我们……回家。”

当他再次踏上返回亚楠的道路时，他的脚步，不再有丝毫的迟疑。

他的身后，那座曾经囚禁了艾瑞贝斯、也差点将他吞噬的黑山山脉，在晨曦的第一缕光芒中，发出了一声悠长的、仿佛如释重负般的……叹息。

山体之上，那些狰狞的、如同哭泣骨骸般的岩石，开始无声地、一片片地剥落。

露出了底下，那被禁锢了数千年的、充满了生命力的、翠绿色的山脊。

## 第二卷：法则的狩猎

**(Volume II: The Hunt of Laws)**

**卷首语：**  
*当末日的洪水来临，最高尚的方舟与最卑劣的浮木，唯一的区别，只在于沉没的姿态。*  
*(When the doomsday flood arrives, the only difference between the noblest ark and the basest driftwood is the posture in which they sink.)*

### 第七章：灰色的归来者 (The Grey Return)

当诺亚的身影，重新出现在新亚楠残破的城墙之上时，战争，已经进行到了最惨烈的阶段。

凯尔的“白色方舟”——那道曾被誉为“绝对防御”的能量穹顶，此刻只剩下不到三分之一还在苟延残喘。巨大的缺口如同天空的伤疤，城市的上空，不再有悠扬的钟声，只有那些如同黑色墨滴般的“寂静之球”，在漫无目的地漂浮、游荡，像一群沉默的、收割生命的死神。

市民的恐慌早已变成了麻木的绝望。街道上空无一人，只有偶尔从建筑的废墟中传来的、压抑的哭泣声。

而守护者们，则在进行着一场注定失败的、悲壮的巷战。

诺亚“看”到，巴雷特指挥官，正带领着最后一队精锐，死守在通往议会厅的“英雄桥”上。他们利用桥梁狭窄的地形，用能量盾和重型火力，艰难地抵御着一群全新的、更加可怖的“异客”。

那些“异客”，不再是纯粹的声波法则。它们似乎在吞噬了被“寂静”分解的物质后，获得了临时的、不稳定的物理形态。它们像一团团由流沙和扭曲声波构成的、不断变换着形状的怪物，每一次攻击，都会让守护者们的能量盾发出刺耳的悲鸣。

“……‘沙语者’。”诺亚的左眼中，玛丽那庞大的知识库，自动为这些怪物打上了标签，“古老的沙漠文明所崇拜的、代表着‘湮灭’与‘回响’的法则残响。它们的物理形态是假象，核心……是隐藏在沙粒风暴中的‘共振频率’。”

“别管这些无聊的定义了，诺亚。”他右眼中，艾瑞贝斯那充满了战斗本能的声音，则显得更加直接和不耐烦，“凯尔的防线快撑不住了。那个叫巴雷特的，是个不错的战士，但他太依赖‘秩序’的防御了。再过三分钟，他的能量盾就会因为频率过载而崩溃。”

诺亚没有说话。

他只是从城墙上一跃而下，沉重的战斧和背后的断刃，让他的落地，发出一声沉闷的、如同战鼓般的轰鸣。

“什么人？！”桥头正在苦战的守护者们，立刻警觉地将枪口对准了这个突然出现的、陌生的身影。

当他们看清来人的瞬间，所有人都愣住了。

他们看到的，是一个让他们感到无比陌-生的“怪物”。

他穿着一套早已被鲜血和泥浆浸透的、破烂的猎人皮甲。他的左眼，闪烁着代表着议会最高智慧的、玛丽女士独有的翠绿色光芒。他的右眼，则燃烧着那个传说中的“域外之影”艾瑞贝斯才拥有的、混合了星辰与泪珠的紫色火焰。他的身后，背着一柄充满了旧世界风格的、野蛮的符文战斧，和一柄属于守护者荣耀的、耻辱的断剑。

他就像一个……由所有矛盾、所有传说、所有希望与绝望共同构成的……矛盾的集合体。

“……诺亚……队长？”一个年轻的守护者，颤抖着，放下了手中的枪。

诺亚没有理会他们。

他的目光，穿透了战场的喧嚣，直接锁定了那几只正在疯狂冲击着防线的“沙语者”的核心。

“……频率过载……”他在心中，默念着艾瑞贝斯刚刚提到的那个词。

他没有冲上前。

而是缓缓地，将那柄沉重的、属于艾瑞贝斯的符文战斧，从背后取下，双手握住，将斧刃的底部，重重地，插进了脚下那坚硬的石板之中！

“嗡——！”

他将自己体内，那属于玛丽的、庞大的“知识”与“记忆”，与那属于艾瑞贝斯残魂的、狂暴的“混沌”与“情感”，以一种前所未有的、极其粗暴的方式，强行地，通过战斧这个“导体”，灌注进了整座英雄桥的“根基”之中！

那一瞬间，整座由钢铁和岩石构筑的、象征着守护者荣耀的巨大桥梁，发出一声不堪重负的、悠长的悲鸣！

桥面上，那些由第一纪元最伟大的符文工匠所刻下的、用来稳固结构的“秩序”符文，在一瞬间，被两股截然相反的、更加古老的力量，强行地“覆盖”和“改写”！

绿色的、代表着“生命”与“记忆”的藤蔓，从石板的缝隙中疯狂地生长出来，像一条条拥有生命的巨蟒，死死地缠住了那些“沙语者”的腿部！

紫色的、代表着“混沌”与“情感”的闪电，则在桥梁的钢铁骨架之上疯狂地跳动、蔓延，形成了一张巨大的、充满了毁灭气息的能量之网！

整座英雄桥，在这一刻，不再是一座死物。

它变成了一个巨大的、充满了矛盾与疯狂的、临时的……“活体囚笼”！

“沙语者”们发出了惊恐的尖啸！它们试图挣脱，却发现自己那能分解万物的“共振频率”，在面对这座由更高级的“生命”与“混沌”法则所构筑的囚笼时，第一次，失效了。

“现在……”诺亚缓缓地，抬起头，那双燃烧着两种截然不同光芒的异色眼眸，看向了巴雷特那张因震惊而呆滞的脸，“……轮到你们了，指挥官。”

“用你们的‘秩序’，来执行……最后的‘审判’吧。”

### 第八章：壁垒的质问 (The Bulwark's Inquisition)

英雄桥的战斗，以一种超乎所有人想象的方式，迅速结束了。

在被那座“活体囚笼”彻底束缚之后，“沙语者”们那看似无敌的“分解”法则彻底失效。巴雷特和他手下的守护者们，像一群冷静而高效的行刑官，用最标准的“秩序”符文能量，将那些无法动弹的怪物，逐一净化。

当最后一缕黄沙，在白色的光芒中彻底消散时，整座桥梁，也发出一声不堪重负的呻吟，那些由记忆和情感构筑的藤蔓与闪电，缓缓地褪去，重新恢复成了冰冷的钢铁与岩石。

桥面上，只留下了一片死寂。

幸存的守护者们，看着那个背对着他们、静静地站在桥中央的身影，眼神里，充满了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复杂情绪。有劫后余生的庆幸，有对那份未知力量的敬畏，但更多的，是一种……对昔日领袖的、深深的疏离与恐惧。

“……诺亚。”

巴雷特指挥官的声音，打破了沉默。他那张总是刻板的脸上，第一次，露出了无法掩饰的疲惫与困惑。他看着诺亚，又看了看自己手中那柄还在微微发烫的能量步枪。他发现，自己那套引以为傲的、坚不可摧的“秩序”战术，在刚才那场战斗中，竟显得如此……无力。

他甚至……连一句“谢谢”都说不出口。

因为他不知道，自己该感谢的，到底是那个曾经的“纯白之刃”，还是……某个更古老、也更危险的存在。

就在这时，一阵沉重的、如同山峦移动般的脚步声，从桥的另一端传来。

凯尔，独自一人，缓缓地走了过来。

他那身黑色的总指挥官制服上，沾满了血污和尘土，白发凌乱，眼神里布满了血丝。显然，中心广场的战斗，让他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。

他没有去看那些幸存的守护者，也没有去看那片狼藉的战场。

他的目光，从出现的那一刻起，就死死地，锁定了诺亚的背影。

“……你回来了。”凯-尔的声音，沙哑、低沉，像两块粗糙的岩石在摩擦。

诺亚缓缓地转过身。

四目相对。

那一瞬间，时间仿佛凝固了。周围所有的守护者，都下意识地屏住了呼吸。他们能清晰地感觉到，空气中，两股截然相反的、却又同样强大的意志，正在进行着一场无声的、激烈的碰撞。

一个是代表着绝对“秩序”的、坚不可摧的“白色壁垒”。  
另一个，则是融合了所有矛盾、无法被定义的、深邃的“灰色深渊”。

“圣所……怎么样了？”诺亚开口，问出了第一个问题。

“还在。”凯尔的回答，简洁而冰冷，“但‘平衡’的裂痕，扩大了百分之七。瓦勒留斯的意志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衰弱。这……都是因为你擅离职守。”

“那玛丽呢？”诺亚问出了第二个问题。

凯尔的眼神，闪烁了一下。他看了一眼诺亚那只闪烁着翠绿色光芒的左眼，沉默了片刻，最终还是选择了承认。  
“……我派人去看过了。尸体……不见了。现场，只留下了一个被未知力量烧灼出的深坑。”

“她不是‘尸体’。”诺亚平静地纠正道。

凯尔的眉头，紧紧地皱了起来。他向前踏出一步，那股属于守护者最高领袖的、庞大的压迫感，如同山崩般，朝着诺亚碾压而来！

“最后一个问题，诺亚。”他的声音，如同万年不化的寒冰，“你现在，到底……是什么？”

“是议会的‘守护者’？”  
“还是……一个被旧世界疯狂所污染的……新的‘怪物’？”

这个问题，像一把锋利的、淬了剧毒的审判之剑，直指诺亚存在的根本。

周围所有的守护者，都下意识地，将手中的武器，重新对准了那个曾经的英雄。

诺亚看着凯尔，看着他那双充满了警惕、失望，与一丝隐藏在最深处的、悲伤的眼睛。

他突然，笑了。

那笑容里，没有了之前的痛苦和挣扎，只有一种……看透了一切的、如释重负般的坦然。

“我两者都不是，凯尔大人。”  
他说。

“我只是一个……来向您辞职的、普通的……”  
“……‘猎人’而已。”

他说完，缓缓地，将那柄象征着他与艾瑞贝斯“共生”的符文战斧，从背后取下，横置在了自己的身前。

这个动作，不是挑衅。  
而是一声宣告。

宣告他，将正式地，以一个独立的、不受任何一方束缚的“第三方”势力，介入这场……早已失控的战争。

### 第九章：清道夫的颜色 (The Color of the Scavenger)

凯尔的瞳孔，因为“猎人”这个词，而猛地收缩了一下。

三十年的时光，似乎都在这一刻倒流。他仿佛又看到了那个总是与他意见相左、眼神倔强、腰间挂着一把短弩的女人。

他的嘴唇动了动，想说什么，但最终，只是化作了一声充满了无尽疲惫的叹息。

“……我给过你机会了，诺亚。”

他缓缓地，举起了自己的右手。那只布满了老茧和伤疤的大手，在昏暗的天光下，泛起了一层如同钢铁般的、冰冷的白色光芒。

“既然你选择了‘混沌’，那就准备好……被‘秩序’，彻底抹除吧。”

就在他即将下达攻击命令的、那千钧一发的瞬间——

“噗嗤——！”

一声极其轻微的、如同布帛被撕裂的声响，突然从战场边缘的阴影中传来。

紧接着，一个负责在外围警戒的、年轻的守护者，发出一声短促的、充满了惊愕的闷哼。他的身体猛地一僵，随即像一具被抽去骨架的木偶般，软软地倒了下去。

在他的后心处，一根漆黑的、如同毒蛇獠牙般的骨刺，深深地刺入，只留下末端一小截还在微微地颤动。

“敌袭！”巴雷特第一个反应过来，发出了凄厉的警报。

所有守护者，包括凯尔，都立刻放弃了对诺亚的对峙，本能地组成了防御圆阵，警惕地看向了那片空无一物的阴影。

只有诺亚没有动。

他只是缓缓地，将目光，从凯尔的身上，移向了那片黑暗。

他那双异色的眼眸里，没有丝毫的惊讶，仿佛早就预料到了这一切。

“……终于来了吗？”他在心中，对自己，也对脑海里那两个同样沉默的灵魂，轻声说道。

“是的，她们来了。”艾瑞贝斯的声音，带着一丝无法言喻的、复杂的自嘲，“来‘清理’我们这些……被时代所抛弃的‘垃圾’了。”

从那片深沉的、如同舞台幕布般的黑暗里，缓缓地，走出了两个身影。

走在前面的，是一个穿着一身与艾瑞贝斯风格迥异的、更加轻便、也更加致命的黑色紧身皮甲的少女。

是莉莉安。

三十年的时光，将那个曾经跟在母亲身后的、病态的少女，雕琢成了一柄锋利得足以刺破黑暗的、完美的匕首。她的身材高挑而矫健，每一步都落地无声，像一只在夜色中狩猎的黑猫。一头如同月光般皎洁的银色长发，被她利落地束成一条高高的马尾，随着她的步伐在空中轻轻地晃动。

她的脸上，不再有当年的稚气，只剩下一片如同冰雪般的冷漠。那双继承自艾瑞贝斯的、灰蓝色的眼眸，比她的母亲更加纯粹，也更加……空洞，像两颗被精心打磨过的、不会反射任何光芒的黑曜石。

她的右手，空无一物。  
但她的左臂，却从手肘以下，都被一种漆黑的、如同活物般缓缓流淌的“液态骨骼”所覆盖。那些骨骼可以随着她的心意，随时变化成最锋利的刀刃、最坚固的盾牌，或者……像刚才那样，化作一根可以瞬间洞穿符文护甲的、致命的骨刺。

这，是她与“织梦者”之力，在经历了三十年的“共生”与“磨合”之后，所进化出的、独一无二的“武器”。

而在她的身后，跟着另一个……更加诡异的存在。

那是一个穿着一身破烂的、沾满了血污与泥浆的灰色囚服的……“女人”。

她的身材，与莉莉安一样高挑。一头同样是银色的长发，却像枯草般毫无光泽，随意地披散着，遮住了她大半张脸。她的四肢，被几根粗大的、锈迹斑-斑的铁链紧紧地捆绑着，铁链的另一端，握在莉莉安的手中。

她像一个被主人牵着的、危险的野兽。

她低着头，看不清表情。只能看见，从她散乱的发丝缝隙间，滴落下一滴滴黄绿色的、散发着恶臭的、属于织梦者污染的黏液。

“艾瑞贝斯……？”凯尔的声音，在看到那个身影的瞬间，变得无比嘶哑，充满了不敢置信的痛苦。

“不，那不是她。”诺亚的声音，及时地，将凯尔从崩溃的边缘拉了回来，“那只是一个……被她的记忆和力量所填满的、可悲的‘复制体’而已。”

他能“看”到。

他能看到，那个“复制体”的灵魂深处，一片空洞。只有一些属于艾瑞贝斯的、最痛苦、最疯狂的战斗记忆碎片，像坏掉的胶片一样，在反复地播放。

而莉莉安，则像一个冷酷的牧羊人，用手中的铁链，驾驭着这头只懂得破坏与杀戮的、名为“母亲”的野兽。

“好久不见了，凯尔叔叔。”

莉莉安开口了，她的声音，像一块在冰河里浸泡了千年的寒冰，不带一丝温度。

她的目光，扫过凯尔，扫过那些如临大敌的守护者，最终，落在了诺亚的身上。

在那双如同黑曜石般的、空洞的眼眸里，第一次，闪过了一丝极其微弱的、却又无比明亮的……名为“兴趣”的光芒。

“看来，在你身上，发生了一些……有趣的变化呢，‘容器’先生。”  
她说着，轻轻地，松开了手中的铁链。

“吼——！”

那个“复制体”，如同得到了解放的信号，发出一声不似人声的、充满了痛苦与疯狂的咆哮，化作一道灰色的闪电，直扑向离她最近的、也是气息最强大的目标——

凯尔！

### 第十章：回响的囚笼 (The Echo's Cage)

“吼——！”

那道灰色的、被铁链束缚的魅影，带着足以撕裂钢铁的利爪，和一声充满了无尽痛苦的咆哮，扑向了凯尔。

凯尔的反应，几乎是本能的。他那如同铁塔般的身躯，不退反进，一记凝聚了守护者最强“秩序”之力的重拳，狠狠地轰在了“复制体”的胸口！

“砰——！”

一声沉闷的、如同巨锤击打在腐肉上的巨响传来。

“复制体”的身体，被巨大的力量打得向后倒飞出去，胸口甚至出现了一个微微凹陷的拳印。但她就像一个没有痛觉的木偶，在半空中一个诡异的翻转，便重新稳住了身形，再次扑了上来！

她的攻击，没有任何的章法，没有任何的技巧。只有最原始、最疯狂的撕咬与爪击。但那速度和力量，却远超任何一个“黄印之裔”，甚至……比三十年前，诺亚在钟楼见到的那个艾瑞贝斯，还要强上几分。

凯尔，第一次，在正面的力量对抗中，被彻底压制了。

他被逼得节节后退，只能依靠议会最坚固的合金臂铠，勉强地格挡着那如同狂风暴雨般的攻击。每一次格挡，都会在他的臂铠上，留下一道道深可见骨的爪痕。

他看着眼前这张既熟悉又陌生的、因疯狂而扭曲的脸，那双本该燃烧着冰冷火焰的灰蓝色眼眸，此刻却只剩下一片空洞的、野兽般的浑浊。他的心，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地攥住，每一次呼吸，都带着撕心裂肺般的剧痛。

“……艾瑞贝斯……”他从牙缝里，挤出了这个他埋藏了三十年的名字。

而另一边，莉莉安则像一个优雅的、正在欣赏芭蕾舞的观众，好整以暇地看着这一切。她的目光，却始终没有离开过诺亚。

“怎么样，‘容器’先生？”她的声音，像冰冷的刀锋，划过战场的喧嚣，“我这份‘作品’，还算合格吗？”

诺亚没有回答。

他的身体，僵硬地站在原地，像一尊被瞬间冻结的石像。

他的内心，早已掀起了滔天巨浪。

“……杀……杀了她……”

一个冰冷的、充满了无尽痛苦与自我憎恨的声音，在他的右眼深处，疯狂地嘶吼着。

是艾瑞贝斯。

诺亚能清晰地“看”到，在他灵魂的囚笼里，那个银发女骑士的残魂，正痛苦地蜷缩在角落里。她双手抱着头，身体因为极度的愤怒和羞耻而剧烈地颤抖。她那双灰蓝色的眼眸里，第一次，流露出了真正的、被彻底击溃的“绝望”。

她看到了。

她看到了另一个“自己”，被当成没有灵魂的野兽，被当成一件可以随意驱使的“武器”。

她看到了自己所有的骄傲、所有的挣扎、所有的痛苦，都被那个她亲手养大的“女儿”，以一种最残忍、也最亵渎的方式，变成了一场供人观赏的、滑稽的马戏。

这，比死亡，更让她感到无法忍受。

“……求你了……诺亚……”她的声音，从最初的怒吼，变成了破碎的、带着哭腔的哀求，“……用你的手……用伊拉的武器……结束这一切……”

“……让她……安息吧……”

一股巨大的、如同深海般冰冷的悲伤，瞬间淹没了诺亚。

他看着眼前这场惨烈的、同伴相残的悲剧。他看着凯尔那张因痛苦而扭曲的脸。他听着自己灵魂深处，那个骄傲的灵魂，所发出的、最卑微的祈求。

他终于明白，自己该做什么了。

他不再是一个旁观者，也不再是一个审判者。

他是一个……清道夫。

一个，负责将这个早已腐烂不堪的旧世界，所有残存的痛苦与悲伤，都彻底埋葬的……送葬人。

他从腰间那个属于伊拉的、破旧的工具包里，缓缓地，抽出了那柄……只剩下半截的、银质的小刀。

刀柄上，那个属于瓦勒留斯的、小小的字母“V”，在昏暗的天光下，泛着微弱的、温柔的光芒。

“我明白了，艾瑞贝斯。”

他在心中，轻声回应。

“如你所愿。”

他没有冲向那个正在与凯尔缠斗的“复制体”。

他的身体，骤然化作一道灰色的、几乎无法用肉眼捕捉的闪电，目标直指那个一直站在一旁、自以为掌控着一切的……莉莉安！

莉莉安的瞳孔，猛地收缩！她没想到，诺亚的目标，竟然会是她！

她下意识地，将那只由“液态骨骼”构成的左臂，化作一面坚不可摧的黑色盾牌，挡在了自己的身前！

但已经太晚了。

诺亚的速度，远超她的想象。

他手中的那柄银质小刀，并没有去攻击那面盾牌。而是以一个极其刁钻的角度，从盾牌的边缘划过，像一条灵巧的、淬了剧毒的银蛇，精准地、不带一丝烟火气地，割断了她握在手中的、那根连接着“复制体”的……无形的精神锁链！

“呃啊——！”

莉莉安发出一声短促的、充满了惊愕的痛哼！她感觉自己的灵魂，像被一把烧红的刀，狠狠地剜掉了一块！

而那个正在疯狂攻击凯尔的“复制体”，则像是瞬间失去了所有的动力，动作猛地一僵，身体不受控制地向后踉跄了两步。

她那双浑浊的、野兽般的眼眸里，第一次，恢复了一丝极其短暂的、属于“人”的迷茫。

就是现在！

诺岩的身体，没有丝毫的停顿。在割断锁链的瞬间，他已经借着前冲的惯性，来到了“复制体”的身后！

他没有再使用任何武器。

他只是，伸出那只融合了神圣图腾的、温暖的手，轻轻地，从背后，覆上了她那颗早已被疯狂所占据的、冰冷的头颅。

然后，他将自己右眼之中，那个属于艾瑞贝斯残魂的、最后的、也是最纯粹的“愿望”，毫无保留地，注入了进去。

“……安息吧。”

没有爆炸，没有轰鸣。

那个“复制体”的身体，在接触到这股同源的、充满了“解脱”意志的能量的瞬间，停止了所有的挣扎。

她缓缓地，转过身来，看向了诺亚。

她那张因疯狂而扭曲的脸庞，在这一刻，奇迹般地，恢复了一丝属于艾瑞贝斯本人的、宁静的、美丽的轮廓。

她看着诺亚，那双浑浊的眼眸里，流下了两行清澈的、不再带有任何污染的泪水。

她的嘴唇，无声地，动了动。

诺亚“听”到了。

“……谢谢……你……”

下一秒，她的身体，如同被风吹散的沙画，化作了无数闪烁的、温暖的银色光点，消散在了那片灰色的、亚楠的天空之下。

### 第十一章：双生的孽缘 (The Twin's Curse)

当艾瑞贝斯（复制体）最后的光点消散在空气中时，整个战场，陷入了一种诡异的、令人窒息的死寂。

凯尔怔怔地站在原地，伸出手，似乎想抓住那些正在消散的光粒，但最终，只是徒劳地握紧了拳头。他看着诺亚，那双如同鹰隼般的眼眸里，充满了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复杂情绪——有悲伤，有解脱，有对诺亚那份未知力量的敬畏，但更多的，是一种……被时代彻底抛弃的、巨大的茫然。

他所守护了一辈子的“秩序”，在他最想保护的人面前，显得如此苍白无力。

而另一边，莉莉安则单膝跪在地上，用那只完好的右手，死死地捂住了自己的额头。冷汗，顺着她苍白的脸颊滑落，滴落在她身前那摊由自己的灵魂碎片所化成的、小小的血泊之中。

“……疼……好疼啊……”

她的声音，不再有之前的冰冷和高傲，而是带着一种孩童般的、脆弱的哭腔。那双总是空洞的、如同黑曜石般的灰蓝色眼眸，此刻因为极度的痛苦而剧烈地收缩，第一次，流露出了属于“人”的、无法掩饰的恐惧。

割断精神锁链，对她造成的伤害，远比诺亚想象的要大。那不仅仅是失去了一件“武器”，更像是……她的灵魂，被硬生生地撕掉了一半。

“……妈妈……”她喃喃自语，像一个在噩梦中寻找依靠的孩子。

诺亚沉默地看着她。他能“看”到，在莉莉安那看似完整的灵魂之内，有一个巨大的、无法愈合的“空洞”。而那个空洞的形状，与刚才消散的、艾瑞贝斯的灵魂轮廓，一模一样。

“……原来如此。”

他脑海里，那两个已经许久没有说话的声音，在这一刻，竟以一种完全同步的、充满了恍然大悟的语气，同时响起。

一个，是属于艾瑞贝斯本人的、带着一丝自嘲的叹息。  
另一个，则是属于玛丽的、充满了悲悯的解释。

“她不是‘复制体’，诺亚。”玛丽的声音，在他的左眼中缓缓响起，“她也并非艾瑞贝斯的‘女儿’。”

“她是……艾瑞贝斯当年，在黑山，为了对抗织梦者的污染，而从自己灵魂中，强行剥离出去的……”艾瑞贝斯的声音，在他的右眼中，用一种无比疲惫的语气，接上了后半句。

“……另一半‘我’。”

诺亚的身体，猛地一僵。

他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个正在痛苦中抽搐的、年轻的少女。

“……双生子？”

“一个，继承了所有的‘记忆’、‘痛苦’与‘守护’的意志，成为了后来那个试图用自己的方式来‘审判’世界的、孤独的‘域外之影’。”

“而另一个……”玛丽的声音，充满了叹息，“……则被剥离了所有的情感和过去，只留下最纯粹的‘天赋’和对力量的‘本能’，变成了一张……可以被任何人随意涂抹的、完美的……‘白纸’。”

“……织梦者，找到了这张‘白纸’。”艾瑞贝斯的声音，充满了自我憎恨，“它用‘母亲’的幻影，用对‘力量’的承诺，将她培养成了……现在这个样子的、最完美的……‘清道夫’。”

这，才是“双生孽缘”的、最残酷的真相。

莉莉安，从诞生的那一刻起，就是一个不完整的、被抛弃的灵魂。她所有的冷酷，所有的残忍，都只是为了填补那个与生俱来的、巨大的“空洞”而已。

而她刚刚，又亲眼看着那个能填补自己空洞的、唯一的“另一半”，在自己面前，被彻底净化了。

她，永远地，失去了变得“完整”的可能。

“啊啊啊啊啊啊——！”

莉莉安发出一声凄厉到足以撕裂灵魂的尖啸！她那双空洞的眼眸，因为这最终的、彻底的绝望，而被一种更加深沉、也更加纯粹的“疯狂”所填满！

她那只由“液态骨骼”构成的左臂，在一瞬间，失去了所有的控制！无数漆黑的、如同毒蛇般的骨刺，从她的手臂上疯狂地生长出来，像一朵正在绽放的、巨大的黑色死亡之花，向着四面八方无差别地攒射而出！

“小心！”

凯尔第一个反应过来，他猛地将身边几个还在发愣的守护者推开，自己则用那坚不可摧的合金臂铠，硬生生地扛下了大部分的骨刺攻击！

“叮叮当当——！”

一连串密集的、如同暴雨般的金属撞击声响起。凯尔的臂铠上，瞬间被扎成了刺猬，几根最锋利的骨刺，甚至穿透了合金的缝隙，深深地刺入了他的血肉之中。

他发出一声压抑的闷哼，身体被巨大的冲击力撞得连连后退，但他的脚下，却像生了根一样，没有再后退半步。

他用自己的“壁垒”，为身后那些幸存的同僚，挡下了这致命的一击。

而诺亚，则在骨刺爆发的瞬间，就已经来到了莉莉安的身前。

他没有去格挡那些飞向他的骨刺。

他只是，伸出了那只融合了神圣图腾的、温暖的手，穿过了那片由疯狂和绝望构成的黑色荆棘之林，轻轻地，覆在了莉莉安那冰冷的、沾满了泪水与血污的额头之上。

他将自己右眼之中，那刚刚回归的、属于艾瑞贝斯本人的、那份最纯粹的、充满了疲惫与解脱的“安宁”意志，毫无保留地，注入了进去。

“……睡吧。”

他的声音，很轻，很柔，像一场迟到了三十年的、温柔的摇篮曲。

“噩梦……该结束了。”

莉莉安那疯狂的、即将彻底暴走的身体，在接触到这股同源的、充满了“镇静”力量的能量的瞬间，缓缓地，停止了所有的挣扎。

她那只已经彻底异化、变成了黑色花朵的左臂，也随之枯萎、收缩，重新恢复成了人类手臂的模样。

她抬起头，那双被疯狂所填满的眼眸，在诺亚那只闪烁着银色泪珠印记的、紫色的右眼中，似乎看到了一些……她从未见过的、属于“过去”的画面。

她看到了，一个银发的女人，在冰冷的篝火旁，笨拙地，为一个小小的、熟睡的婴儿，哼唱着一首早已失传的、古老的摇篮曲。

她的眼神，渐渐地，变得柔和、迷茫，最终，彻底地，失去了所有的光彩。

她像一个终于找到了依靠的、疲惫的孩子，软软地，倒在了诺亚的怀里，陷入了沉睡。

### 第十二章：壁垒的黄昏 (The Bulwark's Twilight)

当诺亚抱着陷入沉睡的莉莉安，从那片狼藉的战场中央站起身时，天，已经快亮了。

黎明前那最深沉的、带着一丝凉意的黑暗，像一件巨大的、沉默的斗篷，将这座伤痕累累的城市，连同所有幸存者的疲惫与茫然，都轻轻地包裹了起来。

凯尔靠在英雄桥残破的栏杆上，缓缓地，将那些深深刺入自己臂铠和血肉的骨刺，一根根地拔了出来。每一个动作，都让他那张如同岩石般坚毅的脸庞，因为剧痛而微微抽搐。但他没有发出一声呻-吟。

他只是沉默地看着诺亚，看着他怀中那个沉睡的、如同破碎瓷娃娃般的少女，看着他身后那些劫后余生、眼神复杂的守护者们。

“……都结束了？”巴雷特指挥官一瘸一拐地走了过来，他的半边脸都被能量武器的余波所灼伤，声音嘶哑。

“不。”诺亚摇了摇头，他的目光，越过了凯尔的肩膀，投向了远处那座在黑暗中若隐-若现的、沉默的圣所，“这……才刚刚开始。”

“嗡——！”

仿佛是为了印证他的话，一声悠长、沉闷，却又充满了不祥气息的共鸣声，突然从圣所的方向传来，响彻了整个天地！

紧接着，新亚楠那本已破碎不堪的能量穹顶，像一块被彻底抽干了水分的玻璃，在一瞬间，布满了更加细密的、蛛网般的裂痕！透过裂痕，所有人都能清晰地看到，天空中，那轮本应带来希望的、金色的太阳边缘，已经被一层诡异的、如同活物般缓缓蠕动的“星之彩”，彻底侵蚀！

宇宙的热寂，不再是预言。  
它，已经兵临城下。

“圣所……失控了。”

诺亚的左眼中，玛丽那总是平静的声音，第一次，带上了一丝无法掩饰的颤抖。

“在你切断与圣所的连接，又吸收了艾瑞贝斯和我的灵魂之后，瓦勒留斯那座‘牢笼’，已经失去了所有外部的支撑。他……快要撑不住了。”

几乎在同一时间，诺亚的“视线”中，那座巨大的琥珀色光球，表面开始不受控制地剧烈波动，像一锅即将沸腾的开水。光球内部，那三股属于古神的力量，在失去了外部的压制后，开始以一种前所未有的、疯狂的姿态，相互冲撞、吞噬！

而瓦勒留斯那本已变得如同水晶般透明的意志，正在这股力量的冲撞之下，以肉眼可见的速度，变得暗淡、碎裂。

“……最多……还有三天。”

艾瑞贝斯的声音，在他的右眼中响起，冰冷而决绝。

“三天之后，牢笼会彻底崩溃。瓦勒留斯会彻底‘蒸发’。而那三股失控的古神之力，将会把整个亚楠，连同周围所有的现实维度，都一起……拖入纯粹的混沌深渊。”

“在那之前，我们必须……”

“……做出选择。”

诺亚沉默地，将目光，重新投向了那个一直沉默不语的、白发苍苍的老人。

凯尔，也正看着他。

四目相对。

这一次，他们的眼神里，不再有之前的对立和质问。

只剩下一种……在共同的、无法抗拒的末日面前，那种属于“幸存者”的、深沉的悲哀。

“……我错了，诺亚。”

凯尔终于开口，他的声音，沙哑、疲惫，像一块被风化了千年的岩石，“我以为，只要把墙筑得足够高，就能把所有的危险都挡在外面。但我忘了……最坚固的堡垒，总是从内部开始腐朽的。”

他看了一眼诺亚怀中那个沉睡的少女，又看了看自己那双沾满了同伴鲜血的、布满了伤痕的手。

“我守了一辈子的‘秩序’，最终，却变成了一座……囚禁了所有人，也囚禁了我自己的……白色坟墓。”

他说着，缓缓地，从怀里，掏出了那份……他曾用来软禁诺亚的、象征着守护者最高权力的、冰冷的金属调令。

他没有丝毫的犹豫，用尽全身的力气，将那份曾被他视为“生命”的“秩序”，狠狠地，捏成了一团废铁。

“现在……”他抬起头，那双如同鹰隼般的眼眸里，所有的迷茫和痛苦都已褪去，只剩下一种……在看清了所有之后，那种属于“战士”的、最后的觉悟。

“……告诉我，‘猎人’。”

“我们……该怎么做？”

## 第三卷：创世的灰烬

**(Volume III: The Embers of Creation)**

**卷首语：**  
*为了点亮新世界的第一缕晨光，旧宇宙所有的星辰，都必须作为燃料，燃烧殆尽。*  
*(To ignite the first dawn of a new world, all the stars of the old universe must be consumed as fuel.)*

### 第十三章：猎场的宣告 (The Proclamation of the Hunting Ground)

当诺亚抱着莉莉安，背负着艾瑞贝斯的战斧，如同一个背负着整个旧世界所有悲伤与罪孽的幽灵，重新踏入那早已破碎不堪的议会厅时，迎接他的，是一片死寂。

所有幸存的守护者，包括巴雷特指挥官，都远远地站在走廊的另一端，用一种混合了敬畏、恐惧与巨大不解的目光，看着他。

他们不敢靠近。

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去定义眼前这个……“存在”。

只有凯尔，还静静地站在原地。他看着诺亚，那双如同鹰隼般的眼眸里，所有的愤怒和质问都已褪去，只剩下一种……如同山峦崩塌般的、深沉的疲惫。

“……你……赢了，诺亚。”他终于开口，声音沙哑得像一块被风化的墓碑，“你的‘灰色’，比我的‘白色’……更接近这个该死的世界的‘真实’。”

他说着，缓缓地，解下了自己肩上那枚象征着守护者最高领袖的、由纯净的月光石打造的肩章。

“从现在起，”他将那枚沉重的肩章，放在了议会厅中央那张早已布满裂痕的圆桌之上，“亚楠的命运……交给你了。”

他没有再多说一个字，只是拖着那具仿佛瞬间苍老了三十年的、疲惫不堪的身体，转身，一瘸一拐地，走向了通往地底“白色方舟”核心控制室的密道。

他要去完成他自己那最后的、也是最悲壮的“守护”。

诺亚没有去阻止他。

他知道，对于凯尔这样一座骄傲了一辈子的“壁垒”来说，承认自己的失败，远比死亡更痛苦。现在，他需要独自一人，去舔舐自己的伤口。

诺亚将沉睡的莉莉安，小心翼翼地放在了一张还算完整的沙发上。然后，他走到那张巨大的圆桌前，看着那枚代表着“秩序”最高权力的肩章。

他没有去碰它。

他只是，将那柄属于艾瑞贝斯的、沉重的符文战斧，轻轻地，立在了肩章的旁边。

然后，他将那把属于伊拉的、被凯尔递给他的短弩，放在了战斧的另一侧。

最后，他将自己那柄只剩下半截的、“寂静”的断刃，横置在了三件物品的最前方。

战斧，短弩，断剑。  
混沌，人性，秩序。  
艾瑞ベ斯，伊拉，和他自己。

这，就是他为这座即将沉没的城市，所选择的……新的“三权议会”。

“……真是……充满了讽刺意味的‘装置艺术’啊。”  
艾瑞贝斯的声音，在他的右眼中，发出了一声复杂的叹息。

就在这时，整个议会厅，毫无征兆地，暗了下来。

所有的符文灯光，都在一瞬间熄灭。唯一的光源，只剩下窗外，那片正在被“星之彩”所侵蚀的、惨白的天空。

一股庞大的、充满了恶意与疯狂的意志，如同无形的潮水，瞬间淹没了整个城市！

所有幸存的市民和守护者，都在同一时间，痛苦地捂住了自己的头！他们的脑海里，同时响起了一个尖锐、甜美，却又带着孩童般天真残酷的声音。

“——亚楠的子民们，你们好啊。”

是莉莉安的声音！  
不，那不是他怀里这个沉睡的少女的声音。那是……另一个莉莉安！

诺亚猛地回头，看向了窗外！

只见在城市最高的建筑——大教堂那早已停摆的钟楼尖顶之上，一个穿着黑色紧身皮甲的、银发飞舞的少女身影，正静静地站立着，如同在俯瞰自己猎场的女王。

正是莉莉安！

“……是‘投影’。”诺亚的左眼中，玛丽的声音冷静地分析道，“她利用了‘织梦者’的力量，将自己的意志，投射到了城市的每一个角落。她在……向所有人‘布道’。”

“我，是‘清道夫’莉莉安。”那个声音，继续在所有人的脑海中回响，“是‘域外之影’艾瑞贝斯的……继承者。”

“你们所信仰的‘秩序’，已经死了。你们所依赖的‘壁垒’，也已经崩塌了。”

“末日，即将来临。而我，将为你们这些迷途的羔羊，带来……唯一的‘救赎’。”

“从今天起，亚楠，将成为一座巨大的‘猎场’。而你们，都是我的‘猎物’。”

“每一个，能在这场狩猎中活下来的人；每一个，能亲手撕碎身边的弱者、证明自己‘价值’的人……”

“……都将有资格，成为新世界的‘火种’。”

“狩猎……”

“……现在开始。”

她话音落下的瞬间，整个城市，彻底陷入了疯狂。

### 第十四章：第二个难民 (The Second Refugee)

莉莉安的声音，像一把淬了剧毒的、无形的镰刀，收割着新亚楠摇摇欲坠的文明。

诺亚“看”到，城市的每一个角落，都在上演着同样的人间惨剧。

邻居，因为一块黑面包而拔刀相向。  
家人，因为一个更安全的地下室避难所而反目成仇。  
甚至，一小部分意志本就不坚的年轻守护者，在目睹了凯尔的“战败”和莉莉アン那压倒性的精神广播后，信仰彻底崩溃。他们撕下了自己胸前的守护者徽记，开始用议会赐予他们的武器，去猎杀那些他们曾发誓要守护的平民，试图以此来证明自己的“价值”，换取一张通往“新世界”的门票。

白色，正在迅速地被更深的、属于人性的灰色与黑色所覆盖。

“……这就是……她想要的‘火种’吗？”

诺亚的左眼中，玛丽的声音，充满了无法掩饰的悲哀。

“不，这不是她想要的。”他右眼中，艾瑞贝斯的声音，却异常地平静，“这只是……必要的‘筛选’而已。”

“她在用最残酷的方式，去剔除那些……在末日面前，只会祈祷和哭泣的‘弱者’。她在逼迫每一个人，都变回最原始的、为了生存而不择手段的‘野兽’。”

“因为只有‘野兽’，才能在接下来的、真正的‘狩猎’中，活下去。”

诺亚沉默地听着她们的对话。

他没有立刻冲出去，去阻止这场正在蔓延的疯狂。

因为他知道，他阻止不了。

这是莉莉安，也是艾瑞贝斯，为他这个新的“平衡者”，所设下的……第一道考题。

——当洪水来临时，你是选择去拯救那些正在被淹死的、哭喊的个体？还是选择……去加固那座即将保护所有人的、却需要牺牲一部分人的……堤坝？

凯尔，选择了前者，然后失败了。  
而他，诺亚，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。

他转过身，看向了那个被他从战场上带回来的、真正的“莉莉安”。  
少女依旧在沉睡，脸上带着一种婴儿般的、纯净的安详。仿佛外界所有的疯狂与杀戮，都与她无关。

诺亚伸出手，轻轻地，拂去了她额角的一缕银发。

“……你，到底是谁？”他在心中，轻声问道，“是‘清道夫’？还是……那个在篝火旁，为我哼唱摇篮曲的……‘母亲’？”

就在这时——

“嗡——！”

一声比之前任何一次都更悠长、也更宏大的共鸣声，突然从圣所的方向传来！

紧接着，整个议会厅，连同脚下的大地，都开始剧烈地、有节奏地……搏动！像一颗沉睡了亿万年的、巨大的心脏，正在苏醒！

诺亚猛地回头，看向了圣所的方向！

他“看”到，那座巨大的琥珀色光球，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，疯狂地吸收着城市上空那弥漫的、由市民们的绝望、恐惧和愤怒所构成的“负面情绪”！

“不好！”玛丽的声音，第一次，出现了真正的“恐慌”，“‘熔炉’……它在把这些负面情绪，当成了新的‘燃料’！它在……加速！”

几乎在同一时间，城市上空，那片正在被“星之彩”所侵蚀的天空，一道巨大的、如同山脉般崎岖的漆黑裂缝，毫无征兆地，被撕开了！

一股纯粹的、充满了【原始憎恨】的、如同黑色岩浆般的法则洪流，从裂缝中轰然涌出！它没有形体，没有声音，但所有被这股洪流扫过的“寂静之球”，都在一瞬间，被彻底地“点燃”，变成了一颗颗燃烧着黑色火焰的、充满了毁灭欲望的“愤怒之眼”！

第二个“流浪之-神”，降临了。

而且，它的力量，远比第一个“异客”，要强大得多。

“……该死……怎么会是‘它’……”

艾瑞贝斯的声音，也带上了一丝凝重。

“这是‘原初’的同类。是那个……在旧宇宙的黄昏，被【原始愤怒】亲手‘放逐’的兄弟。它比愤怒更纯粹，也更……‘记仇’。”

那股黑色的法则洪流，在降临的瞬间，就锁定了两个目标。

一半，冲向了那个正在疯狂吸收着负面情绪的、巨大的“熔炉”。  
而另一半，则化作了一只由纯粹的“憎恨”所构成的、遮天蔽日的巨大手掌，狠狠地，拍向了那个……正站在钟楼之巅、散发着“织梦者”气息的、渺小的少女身影！

显然，它将莉莉安，当成了这个世界……最“美味”的甜点。

“莉莉安！”

诺亚的瞳孔骤然收缩！

他没有丝毫的犹豫，身体化作一道灰色的闪电，撞碎了议会厅巨大的落地窗，朝着钟楼的方向，狂奔而去！

他知道，他不能让她死。

至少，不能在现在。

因为，她那张纯白的、尚未被书写的“灵魂”，是构筑那艘能够承载所有希望的“方舟”的……唯一的“龙骨”。

他，必须在她被彻底“污染”之前，将她……夺回来。

### 第十五章：三方的狩猎 (The Hunt of Three Parties)

当诺亚的身影，如同一颗逆行的灰色流星，冲上钟楼那布满裂痕的螺旋阶梯时，【憎恨】的巨掌，已经遮蔽了天空。

那不是一只物理意义上的手掌。它是由无数张扭曲的、充满了痛苦与怨念的人脸所构成的、纯粹的负面情绪集合体。它所到之处，连光线都被扭曲，空气中充满了如同指甲刮过玻璃般的、尖锐的精神噪音。

钟楼之巅，莉莉安那娇小的身影，在这只巨掌之下，显得如同蝼蚁般渺小。

她脸上的高傲与疯狂，第一次，被一种更原始的、名为“恐惧”的情绪所取代。她能清晰地感觉到，自己体内那属于“织梦者”的混乱之力，在这股更加纯粹、更加古老的“憎恨”面前，竟像遇到了天敌般，被压制得无法动弹。

她，第一次，尝到了被更强大的“猎食者”盯上的滋味。

“……该死……为什么……会是‘它’……”

诺亚的右眼中，艾瑞贝斯的声音，也带上了一丝真正的凝重。

“‘憎恨’……是所有‘情感’的终点。我的力量，源于‘愤怒’与‘绝望’，但这些，都只是‘憎恨’的下游分支而已。在法则的层面上……它，完克我。”

“那‘秩序’呢？玛丽？”诺亚在心中，冷静地问道。

“……更糟。”玛丽的声音，充满了无奈，“‘憎恨’的本质，是对‘秩序’最彻底的否定。任何结构化的、有逻辑的力量，在它面前，都会被视为‘挑衅’，从而引发更强烈的反噬。凯尔的‘净化’，就是最好的例子。”

“也就是说……”诺亚的脚步，没有丝毫的停顿，“……我们，没有任何一种已知的方法，可以对抗它。”

“不，还有一个。”艾瑞贝斯的声音，突然变得无比坚定，“那就是……成为比它，更‘混乱’的存在。”

就在【憎恨】的巨掌，即将拍碎钟楼的前一刻，诺亚的身影，终于出现在了莉莉安的身后。

他没有试图去攻击那只巨掌。

也没有试图去拉着莉莉安逃跑。

他只是，伸出那只融合了神圣图腾的、温暖的手，轻轻地，从背后，覆在了莉莉安那双因为恐惧而变得冰冷的、黑曜石般的眼眸之上。

“……别怕。”

他的声音，很轻，很柔，像一场在末日中响起的、不合时宜的安魂曲。

“闭上眼睛。”

“然后……用心，去‘听’。”

莉莉安的身体，猛地一僵。她想反抗，却发现自己的身体，在诺亚那温暖的手掌之下，竟生不出一丝一毫的力气。

然后，她“听”到了。

她不再听到外界那刺耳的精神噪音，也不再看到那遮天蔽日的恐怖巨掌。

她的意识，被诺亚用一种极其温柔、却又不容抗拒的方式，强行地，拉入了一个……纯粹由“记忆”和“情感”所构筑的、内在的世界。

她“看”到了。

她看到，一个银发的女人，在冰冷的、充满了泥浆的山谷里，用自己残破的身体，为另一个年轻的男人，进行着一场充满了痛苦与牺牲的“传承”。  
她看到，那个女人，在生命的最后一刻，眼中所流露出的，不是对死亡的恐惧，而是一种……对“继承者”的、充满了怜悯与期望的、复杂的温柔。

她看到，一个年轻的守护者，跪在冰冷的石阶上，抱着一个早已逝去的、名叫“伊拉”的女猎手的身体，那双总是平静的蓝色眼眸里，第一次，流露出了凡人才有的“心碎”。

她看到，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，在捏碎了自己一生的信仰之后，用那双沾满了罪孽与鲜血的手，将一把属于逝去同伴的短弩，郑重地，交给了那个他曾一度想要“抹除”的年轻人。

这些，都是属于诺亚的、最痛苦、也最……宝贵的“记忆”。

这些，都是属于“人性”的、最脆弱、也最……坚韧的“羁绊”。

莉莉安那颗被“织梦者”用纯粹的力量和疯狂所填满的、空洞的心，在这一刻，被这些不属于她的、却又无比真实的“温暖”，狠狠地、不讲道理地，撞了一下。

她那张总是挂着冰冷面具的脸上，第一次，流下了两行滚烫的、充满了困惑的……温热的泪水。

而就在她内心那座由“疯狂”所构筑的堡垒，出现了一丝裂痕的瞬间——

诺亚动了。

他那只闪烁着翠绿色树叶印记的、属于玛丽的左眼，骤然亮起！

一股庞大的、充满了“智慧”与“解析”之力的精神洪流，瞬间涌出！但它的目标，不是天空中那只【憎恨】的巨掌，而是……诺亚脚下这座，早已停摆了的大钟！

“嗡——！”

大钟，在玛丽的意志之下，被强行地、重新地激活了！

但这一次，它发出的，不再是象征着“秩序”的、悠扬的钟鸣。

而是一种……经过了玛丽那庞大的知识库，进行过无数次精密计算之后，所发出的、专门用来对抗【憎恨】法则的、频率极其诡异的……“次声波”！

那声音，凡人听不见。

但天空中那只由纯粹的“憎恨”所构成的巨掌，却像被烧红的烙铁烫到一样，猛地一僵！构成它身体的那些扭曲的人脸，第一次，露出了痛苦的表情！

“就是现在！”

艾瑞贝斯的声音，在诺亚的右眼中，如同惊雷般炸响！

诺亚那只闪烁着银色泪珠印记的、紫色的右眼，也随之爆发出了一片充满了“混沌”与“毁灭”意志的、深邃的星光！

他将那柄一直背在身后的、属于艾瑞贝斯的符文战斧，用一种充满了野性的、第一纪元猎人特有的投掷姿态，狠狠地，掷了出去！

战斧，在空中高速旋转，像一颗被紫色的闪电所包裹的、复仇的流星，带着无可匹敌的气势，精准地，击中了那只因为“次声波”的干扰而出现了瞬间僵直的……【憎恨】巨掌的核心！

“轰——！”

一声响彻整个天地的、充满了不甘与痛苦的悲鸣传来！

那只遮天蔽日的巨掌，竟被这一击，硬生生地，从中撕裂开了一道巨大的、无法愈合的裂痕！

### 第十六章：观察者的蓝图 (The Observer's Blueprint)

那只由【憎恨】所构成的巨掌，在被符文战斧撕裂之后，并没有立刻消散。

它像一块被砸碎的、黑色的玻璃，分裂成了数以万计的、更小的碎片。每一块碎片，都依旧燃烧着纯粹的、充满了怨念的黑色火焰，像一群失去了指挥的、疯狂的蝗虫，在天空中毫无目标地乱窜。

而钟楼之巅，则陷入了一种诡异的、战后的平静。

莉莉安还静静地站在原地，那双总是空洞的眼眸，此刻却像两口深不见底的古井，倒映着天空中那些破碎的、黑色的火焰。诺亚那些不属于她的“记忆”，还在她的脑海里，反复地回响。

“……蠢货……”  
“……对不起……”  
“……我们回家……”

这些充满了“温度”的词语，正在一点点地，侵蚀着她那座由纯粹的“疯狂”和“力量”所构筑的、冰冷的堡垒。

诺亚没有再去看她。

他知道，那颗种子已经种下。现在，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

他盘膝坐下，就在那口还在微微嗡鸣的、巨大的铜钟之下。他将那柄飞回他手中的、沾染了【憎恨】气息的符文战斧，横置于膝上。

然后，他将自己的意识，再次沉入到了那片……早已不再是单纯“战场”的灵魂囚笼之中。

“……时机正好，诺亚。”  
他左眼中，玛丽的声音，冷静地响起，“【憎恨】的核心虽然被艾瑞贝斯的力量击碎，但它的‘本质’还在。这些碎片，是它最纯粹、也最‘脆弱’的形态。现在，是‘解析’它们的最好机会。”

“别听她废话。”他右眼中，艾瑞贝斯的声音，则充满了猎人般的简洁，“直接‘吞’了它们！这些东西，对增强你我的‘混沌’之力，是大补之物！”

诺亚没有理会她们的争论。

他将自己的灵魂，化作了一张巨大的、由“灰色”意志所编织而成的、无形的巨网，缓缓地，向着天空中那些四散奔逃的“憎恨”碎片，笼罩而去。

他没有试图去“解析”，也没有试图去“吞噬”。

他只是，像一个沉默的、耐心的渔夫，将这些暴躁的、充满了攻击性的“鱼群”，一条条地，从那片混乱的海洋中，打捞上来。

然后，他将这些“战利品”，全部拖入了自己的意识深处。

在那片由玛丽的“记忆星河”和艾瑞贝斯的“情感风暴”交织而成的、独特的内在世界里，他为这些“憎恨”的碎片，构筑了一个临时的“观察室”。

他开始，用一种近乎于“自残”的方式，去“体验”它们。

他将一块碎片，融入自己的“记忆”。那一瞬间，他“看”到了这个【憎恨】法则，在旧宇宙中所经历的、那长达亿万年的、被排斥、被驱逐、被遗忘的……孤独的旅程。

他又将另一块碎片，融入自己的“情感”。那一瞬间，他“感受”到了，那种因为不被理解、不被接纳，而最终转化成的、足以将整个宇宙都拖入毁灭深渊的……纯粹的“愤怒”。

他正在……与这份“憎恨”，达成“共情”。

“……你……你到底在做什么？”艾瑞贝斯的声音，第一次，带上了一丝真正的“恐惧”，“你会疯的！你会变成……和它一样的怪物！”

“不，我不会。”诺亚的意志，平静地回应，“因为，我比它……多一样东西。”

他说着，将那个一直躲在他灵魂阴影深处的、代表着【希望】的、萤火虫般的光点，轻轻地，推入了这个由“憎恨”所构成的、黑暗的“观察室”之中。

那一瞬间，整个“观察室”，都为之一亮。

【憎恨】的碎片，像一群见到了光明的、黑暗中的囚徒，疯狂地、贪婪地，扑向了那个渺小的、却又无比温暖的光点！

它们没有试图去“吞噬”它，而是像一群迷路的孩子，找到了回家的路，争先恐后地，融入了那片温暖的光芒之中。

黑色的“憎恨”，与白色的“希望”，在这小小的空间里，交织、旋转，最终，化作了一片……既不属于黑暗，也不属于光明，却又同时包含了两者所有特质的……深沉的“灰色”。

诺亚的灵魂，在这片“灰色”的包裹下，非但没有被污染，反而感觉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……“完整”。

“……我明白了。”诺亚的左眼中，玛丽的声音，发出了一声充满了恍然大悟的、近乎于“呻吟”的叹息，“‘平衡’的本质，不是‘压制’，也不是‘中和’……”

“……而是‘包容’。”

就在诺亚完成了这次疯狂的“实验”的瞬间，他“看”到了。

他看到，在那些被他彻底“安抚”的、“憎恨”碎片的记忆最深处，隐藏着一段不属于它们自己的、被强行烙印进去的、更加古老的“信息”。

那是一幅由无数个闪烁的、如同星辰般的光点所构成的、无比复杂的……宇宙星图。

而在星图的正中央，有一个所有光点，都在围绕着它旋转的、绝对的“坐标”。

旁边，还有一个模糊的、由纯粹的意志所构成的、属于“观察者”的……签名。

这，才是“观察者”，留给他的、真正的“创世蓝图”。  
而那些“流浪之神”，不仅仅是“燃料”。  
它们，还是承载着这份“蓝图”碎片的……信使。

### 第十七章：第一块基石 (The First Cornerstone)

当诺亚的意识，从那场宏大的、关于“平衡”与“包容”的顿悟中回归现实时，他听到的第一声，是来自莉莉安的、带着一丝困惑与恐惧的、压抑的啜泣。

他睁开眼睛，看到那个银发的少女，正蜷缩在钟楼的角落里，双手抱着膝盖，像一只被暴雨淋湿的、迷路的小猫。她那双总是空洞的、如同黑曜石般的眼眸，此刻却像两面破碎的镜子，倒映着窗外那片正在被“星之彩”所侵蚀的、灰败的天空，充满了茫-然与无助。

诺亚那些不属于她的“记忆”，像一把把锋利的手术刀，正在残忍地、一点点地，解剖着她那张由“织梦者”精心绘制的、纯白的灵魂画布。

诺亚没有立刻上前。

他只是，缓缓地，将那柄一直横置于膝上的、属于艾瑞贝斯的符文战斧，轻轻地，立在了自己的身旁。

然后，他将那枚，由【憎恨】与【希望】交织而成的、全新的“灰色”法则核心，从自己的灵魂中剥离出来。

那是一颗只有拳头大小的、不断变幻着形状的、如同液态金属般的奇特晶体。它时而燃烧着黑色的火焰，时而又散发出温暖的白光，像一颗正在呼吸的、矛盾的心脏。

他知道，这，就是构筑新宇宙的第一块“基石”。

“……你……打算……怎么处理它？”  
他脑海里，艾瑞贝斯的声音，带着一丝无法掩饰的紧张。她能感觉到，那颗晶体里，蕴含着足以将她这个小小的残魂，彻底抹除掉的恐怖力量。

诺亚没有回答。

他只是，伸出那只融合了神圣图腾的手，轻轻地，按在了那颗“灰色”的晶体之上。

他将自己从“观察者”蓝图中读取到的、第一段创世指令，注入了进去。

嗡——！

那颗晶体，在一瞬间，停止了所有的变化！它那液态金属般的外壳，迅速地凝固、重组，最终，变成了一样……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东西。

——一把黑色的、巨大的、没有任何多余装饰的……钥匙。

钥匙的顶端，是一个由黑色荆棘与白色橄-榄枝共同编织而成的、诡异而又和谐的圆环。

“……这是……”玛丽的声音，充满了震惊，“……‘枷锁’？不……不对……这是一种……更高维度的‘门’……”

“这是‘钥匙’。”诺亚平静地回应，“一把，能打开通往‘下一个纪元’的门的钥匙。也是……能锁住这个旧世界所有‘疯狂’的、最后的枷-锁。”

他说着，缓缓地站起身，手握着那把由“憎恨”与“希望”共同铸就的、温热的钥匙，一步步地，走向了那个正在角落里瑟瑟发抖的少女。

莉莉安抬起头，那双破碎的眼眸，在看到诺亚手中那把钥匙的瞬间，流露出了最原始的、野兽般的恐惧！她能从那把钥匙上，感受到一种……足以将她那由“织梦者”之力所构筑的灵魂，从根源上彻底“格式化”的、绝对的克制之力！

她想逃跑，身体却像被无形的锁链钉在了原地，动弹不得。

诺亚在她面前蹲下身。

他没有将钥匙刺向她。

而是，伸出了另一只手，轻轻地，像三十年前，艾瑞贝斯（重生体）为她做过无数次的那样，为她整理了一下那散乱的、沾染了灰尘的银色长发。

“……我不会伤害你，莉莉安。”

他的声音，很轻，很柔，像一个正在安抚受惊的妹妹的、疲惫的兄长。

“我只是……想带你……回家。”

他说着，将那把黑色的、巨大的钥匙，轻轻地，放在了她的手中。

奇异的事情发生了。

当莉莉安那冰冷的、颤抖的指尖，触碰到钥匙的瞬间，她那双破碎的眼眸深处，那属于“织梦者”的、疯狂的黄绿色光芒，竟像遇到了克星般，迅速地褪去！

取而代之的，是一种……她从未拥有过的、清澈的、如同雨后天空般的……纯净的灰蓝色。

那把钥匙，正在吸收她体内，所有不属于她的“污染”。

“……家……？”她喃喃自语，像一个刚刚学会说话的孩子，重复着这个对她来说，既熟悉又陌生的词语。

“是的，家。”

诺亚看着她，那双异色的眼眸里，流露出了一种深沉的、充满了悲悯的温柔。

他知道，眼前这个少女，将成为他接下来那场疯狂的、跨越整个宇宙的“狩猎”之旅中，第一个，也是最重要的……同伴。

她，将成为那艘“灵魂方舟”的“导航员”。

用她那与生俱来的、能够感知所有“域外”之力的天赋，去为他，也为所有幸存者，指引着回家的路。

而他，诺亚，则将手握着这把由“憎恨”与“希望”共同铸就的钥匙，去为她，也为所有被旧世界所抛弃的“流浪者”们……

……打开，那扇通往“救赎”的、最后的门。

### 第十八章：方舟的启航 (The Ark's Departure)

当诺亚带着莉莉安，从那座死寂的钟楼顶端走下时，中心广场的战斗，已经接近尾声。

凯尔和他手下那些伤痕累累的守护者们，在失去了莉莉安这个“指挥官”之后，终于艰难地肃清了那些陷入混乱的狂信徒。但胜利的代价，是惨重的。

整个广场，如同被巨兽蹂躏过的废墟。守护者引以为傲的白色制服，被鲜血和硝烟染成了肮脏的灰色。幸存的战士们，不到五十人，正靠在殉道者雕像残破的基座上，疲惫地喘息着，眼神里充满了麻木与空洞。

当他们看到诺亚，以及跟在他身后那个……眼神清澈、神情怯弱得像一只受惊小鹿般的银发少女时，所有人的脸上，都露出了无法用语言形容的、巨大的困惑。

只有凯尔，在看到莉莉安手中那把由“憎恨”与“希望”共同铸就的、巨大的黑色钥匙时，那双如同鹰隼般的眼眸，猛地收缩了一下。

他从那把钥匙上，感受到了一股……足以与圣所核心那三股古神之力相抗衡的、全新的、陌生的“法则”气息。

“……你……做到了？”凯尔的声音，沙哑、干涩，像一个在沙漠中行走了数日的旅人，终于看到了一片遥远的海市蜃楼。

“这只是……第一步而已。”诺亚平静地回答。

他没有再去看凯尔。他的目光，越过了这片狼藉的战场，投向了远处那片正在被“星之彩”不断侵蚀的、惨白的天际线。

“……时间不多了，凯尔大人。”诺亚的左眼中，玛丽那充满了智慧的声音，冷静地响起，“圣所的崩溃，已经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倒计时。而更多的‘客人’，正在被这里逸散出的能量所吸引，从四面八方赶来。”

“我们必须立刻启程。”

“启程？”凯尔的脸上，露出了深深的困惑，“去哪里？这座城市……已经没有‘外面’了。”

“谁说……我们要用‘脚’走？”  
诺亚的右眼中，艾瑞贝斯那充满了野性与疯狂的声音，带着一丝狡黠的笑意，回应道。

诺亚抬起头，看向了天空。

他将自己那融合了三种意志的、灰色的灵魂，像一束无形的、穿透了所有物质阻碍的信号，投向了那个……位于亚楠轨道之上、早已被所有人遗忘的、沉默的“月亮”。

——或者说，那座由第一纪元的先驱者们所建造的、真正的“白色方舟”！

“嗡——！”

一声悠长的、仿佛来自亘古之前的共鸣声，从天空的最高处传来！

那轮在血月消失后，就再也无人关注的、皎洁的月亮，表面突然亮起了无数道纵横交错的、银白色的符文光轨！它那冰冷的外壳，像一朵沉睡了千年的机械莲花，在一阵阵“咔嚓、咔嚓”的机括声中，缓缓地、一层层地剥落、展开！

露出了底下，那由纯粹的月光石和未知合金所打造的、充满了流线型美感的、巨大而又神圣的……星际方舟的真正形态！

“这……这不可能！”凯尔难以置信地看着天空，“‘方舟’计划……明明还未完成！它的核心动力炉……根本无法启动！”

“正常的动力炉，确实无法启动。”诺亚平静地解释道，“因为它需要的，从来就不是什么能源水晶，也不是什么符文核心。”

“它需要的，是一个……能够承载和转化‘法则’的、活着的‘心脏’。”

他说着，将那把巨大的、黑色的钥匙，高高举起，对准了天空之上那艘正在缓缓展开的、神圣的方-舟。

钥匙顶端那由【憎恨】与【希望】共同构筑的圆环，与方舟底部的能量接口，发生了剧烈的、跨越了空间的共鸣！

一道灰色的、如同实质般的能量光柱，从钥匙中冲天而起，精准地，连接上了那艘沉睡了千年的方舟！

“……原来……原来如此……”凯尔看着眼前这神迹般的一幕，脸上露出了恍然大悟的、充满了巨大悲哀的苦笑，“我们守护了一辈子的‘壁垒’……原来从一开始……就只是一座……等待着‘钥匙’来开启的、更大的……‘囚笼’而已。”

“它不是囚笼，凯尔。”诺亚纠正道，他的声音，通过钥匙的共鸣，被放大成了如同神明般宏大的回响，“它是……‘家’。”

他转过身，看向那些幸存的、脸上写满了震惊与敬畏的守护者们。

“我无法向你们承诺一个和平的未来，也无法保证你们每一个人都能活到最后。”  
“我唯一能给你们的，是一个‘选择’。”

“是留在这座即将沉没的、腐朽的‘亚楠’，与旧世界一同化为灰烬？”  
“还是……登上这艘方舟，追随我，去往一个充满了未知与危险的、全新的‘彼岸’？”

“去进行一场……以整个宇宙为猎场，以神明的‘法则’为猎物的、最后的……”  
“……狩猎？”

他说完，不再等待任何人的回答。  
他只是，将那把连接着天与地的钥匙，轻轻地，插回了脚下那片伤痕累累的、属于亚楠的大地。  
一道由光构成的、通往天空的阶梯，缓缓地，在他的面前，铺展开来。

他抱着那个依旧在沉睡的、银发的少女，第一个，踏上了那条……通往星辰大海的、未知的旅途。

### 第十九章：虚无之海 (The Sea of Nullity)

“白色方舟”号，无声地，航行在一片纯粹的、没有任何物质存在的虚空之中。

这里，是旧宇宙的“边缘地带”。是“星之彩”尚未完全侵蚀，却也早已失去了所有法则支撑的“灰色”海洋。

这里没有上下左右，没有时间流逝。只有永恒的、如同浓稠墨汁般的黑暗，和远处那些如同鬼火般、正在一颗颗熄灭的、遥远的恒星。

方舟内部，一片死寂。

幸存的守护者们，在经历了最初的震惊与敬畏之后，陷入了一种更深的、如同潮水般-涌来的茫然与空虚。

他们失去了家园，失去了信仰，失去了所有他们曾经熟悉和为之战斗的东西。他们像一群被连根拔起的植物，漂浮在这片冰冷的、未知的海洋里，找不到任何可以依附的土壤。

凯尔，将自己关在了方舟最底层的动力室里。他每天所做的，就是一遍又一遍地，维护着那些由他亲手设计、此刻却显得无比可笑的“秩序”符文阵列。他拒绝与任何人交流，像一头在战败后，独自舔舐着伤口的、孤独的雄狮。

而诺亚，则将自己，以及那个依旧在沉睡的莉莉安，留在了方舟的舰桥之上。

这里，是整艘船的核心。舰桥的正中央，那把由【憎恨】与【希望】共同铸就的巨大黑钥匙，正插在一个特制的基座之上，像一颗正在搏动的心脏，为这艘巨舰提供着源源不断的、属于“法则”的动力。

诺亚盘膝坐在钥匙的前方，他的意识，早已与整艘方舟，融为了一体。

他就是这艘船的“船长”，也是它的“眼睛”。

“……坐标确认完毕，诺亚。”  
他左眼中，玛丽那充满了智慧的声音，像一台最精密的星图计算机，冷静地响起。  
“根据‘观察者’蓝图的指引，距离我们最近的、下一个‘流-浪之神’的栖息地，位于‘哭泣螺旋’星云的中心。预计航行时间……七个标准循环。”

“别听她那些无聊的计算。”他右眼中，艾瑞贝斯那充满了野性的声音，则显得更加不耐烦，“我能感觉到，在那片星云里，除了我们的‘猎物’之外，还隐藏着一些……更古老的、不怀好意的‘拾荒者’。我们最好提前做好战斗准备。”

“战斗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唯一方式，艾瑞贝斯。”玛丽反驳道，“我们对这个宇宙的生态系统一无所知。任何贸然的冲突，都可能引来更强大的敌人。”

“那就连它们一起狩猎！”

诺亚沉默地“听”着她们的争论，像是在听一场早已上演了无数次的、无聊的戏剧。

他没有做出任何裁决。

他的“视线”，穿透了方舟坚固的合金外壳，投向了那片无尽的、漆黑的虚空。

他正在……学习。

学习如何，在这片没有法则的海洋里，重新定义“法则”。

他将自己那融合了三种意志的“灰色”灵魂，像一艘无形的、小小的探测器，小心翼翼地，从方舟的保护中，延伸了出去。

他“触摸”到了虚空。  
那是一种……纯粹的“无”。没有任何的物质，没有任何的能量，甚至没有任何的……“概念”。

然后，他尝试着，将一丝属于玛丽的“记忆”法则，注入了这片“无”之中。

那一瞬间，他面前那片漆黑的虚空，突然毫无征兆地，浮现出了一幅巨大的、由无数光点构成的、无比清晰的立体星图！正是玛丽记忆中，那张完整的“观察者”蓝图！

紧接着，他又将一丝属于艾瑞贝斯的“混沌”法则，注入了进去。

星图，瞬间崩溃！无数的光点，像受惊的鱼群，化作了一场狂暴的、充满了毁灭气息的能量风暴！

最后，他将自己那份属于“平衡”的意志，覆盖了上去。

能量风暴，缓缓地平息。那些破碎的光点，没有再重新组合成星图，而是化作了一朵朵无声的、在黑暗中缓缓绽放的、由纯粹的光与影构成的……灰色的玫瑰。

“……原来如此。”  
诺亚的内心，发出了一声充满了恍然大悟的叹息。

他终于明白，自己所继承的，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力量。

他不是神。  
也不是什么救世主。

他只是一个……孤独的“画家”。

一个，可以在这片名为“虚无”的、纯黑色的画布上，用“秩序”和“混沌”这两种截然相反的颜料，去自由地、描绘出任何他想要看到的“真实”的……疯狂的艺术家。

而他接下来要做的，就是去寻找更多的“颜料”（流浪之神），来完成那幅……名为“新宇宙”的、最终的、也是最宏伟的“作品”。

就在这时——

“……诺亚。”  
一个极其微弱的、带着一丝初醒时的茫-然的、少女的声音，突然从他的身后传来。

诺亚猛地回头。

他看到，那个沉睡了许久的银发少女，莉莉安，不知何时，已经醒了。

她正赤着脚，静静地站在他的身后。那双曾经被疯狂所填满的、如同黑曜石般的眼眸，此刻却像雨后初晴的天空般，清澈、纯净，带着一丝对这个陌生世界的好奇与……恐惧。

她看着诺亚，看着他那双闪烁着两种截然不同光芒的异色瞳，又看了看自己手中那把巨大的、还在微微搏动的黑色钥匙。

“……我……是谁？”  
她轻声问道，像一个失去了所有记忆的孩子。

### 第二十章：哭泣的螺旋 (The Weeping Spiral)

莉莉安的苏醒，像一枚投入方舟这潭死水的石子，激起了一圈圈复杂的涟漪。

她失去了所有的记忆，无论是作为艾瑞贝斯“另一半”的过去，还是作为“黄印圣女”的疯狂。她的灵魂，就像那把吸收了她所有污染的黑色钥匙一样，变成了一块纯净的、等待被书写的“画布”。

她对诺亚，产生了一种雏鸟般的、绝对的依赖。她会像影子一样，默默地跟在他身后，用那双清澈的、不带任何杂质的眼眸，好奇地、模仿着他的一举一动。

诺亚教她如何使用餐具，她就学着如何笨拙地拿起刀叉。  
诺亚在舰桥上冥想，她就在不远处，学着他的样子，盘膝坐下，虽然她并不知道冥想到底是什么。

而对于凯尔和其他守护者来说，这个曾经给他们带来巨大灾难的“女魔头”，此刻却变成了一个无害的、甚至有些惹人怜爱的少女。这种巨大的反差，让他们在面对她时，总是带着一种极其复杂和戒备的眼神。

只有诺亚知道，在这份纯净之下，隐藏着的是什么。

他能“看”到，莉莉安的灵魂深处，那属于“织梦者”的、与生俱来的“域外”天赋，并没有消失。它只是，像一头沉睡的、温顺的巨兽，蛰伏在她的体内，等待着被唤醒的那一天。

七个标准循环后。

“……我们到了，诺亚。”  
他左眼中，玛丽的声音，冷静地响起，“前方，就是‘哭泣螺旋’星云。”

诺亚缓缓地睁开眼睛。

他看到，在方舟的正前方，一片巨大而美丽的星云，正像一幅由无数破碎的、流着泪的眼睛所组成的、梵高式的油画，缓缓地旋转着。

那片星云，没有散发出任何危险或邪恶的气息。恰恰相反，它充满了-种……深沉的、足以将任何靠近它的灵魂都彻底淹没的……纯粹的“悲伤”。

幸存的守护者们，在看到这片星云的瞬间，竟不受控制地，开始低声地啜泣。一些意志较为薄弱的战士，甚至直接跪倒在地，放声痛哭，仿佛他们一生中所承受的所有痛苦和失落，都在这一刻，被这片星云彻底地勾了出来。

就连凯尔，那张总是如同岩石般坚毅的脸上，也流下了两行浑浊的泪水。他看着自己那双布满了伤痕的手，口中喃喃地念着：“……艾瑞贝斯……伊拉……”

“……这是‘悲恸君主’的领域。”他右眼中，艾瑞贝斯的声音，带着一丝凝重的回忆，“旧宇宙的末期，有无数个文明，在‘星之彩’的侵蚀下，走向了毁灭。而这个‘东西’，就是由那些文明在覆灭前，所有智慧生命所发出的、最后的哀嚎与悲伤……所凝聚而成的‘法则集合体’。”

“它没有实体，也没有恶意。它只是……在永恒地‘哭泣’而已。”

“但任何试图靠近它的、拥有情感的生物，都会被它的‘悲伤’所同化，最终，彻底地溶解在这片眼泪的海洋里，成为它的一部分。”

“我们……过不去。”

诺亚沉默地看着那片美丽的、却又致命的星云。

他知道，艾瑞贝斯说得对。以方舟上这些幸存者们那早已脆弱不堪的精神状态，强行闯入，只会导致全员精神崩溃。

他缓缓地站起身，将那柄沉重的符文战斧，交到了那个一直跟在他身后的、银发的少女手中。

“莉莉安。”他开口，声音平静而温和。

少女抬起头，那双清澈的眼眸，疑惑地看着他。

“还记得……我教过你什么吗？”诺亚看着她，一字一顿地说，“当遇到无法理解的东西时，不要去‘思考’，也不要去‘感受’。”

“要去……‘成为’它。”

他说着，伸出那只融合了神圣图腾的手，轻轻地，按在了莉莉安的眉心。

他没有向她注入任何“记忆”或“情感”。

他只是，用自己那份属于“平衡者”的、灰色的意志，像一把钥匙，轻轻地，为她打开了那扇……通往她灵魂最深处的、被尘封已久的……“织梦者”的门。

嗡——！

莉莉安的身体，猛地一颤！

她那双清澈的、如同雨后天空般的灰蓝色眼眸，在一瞬间，被一片纯粹的、没有任何情感的、如同宇宙虚空般的漆黑所取代！

她那头银色的长发无风自动，身上那件朴素的灰色长袍，也开始无声地、一点点地，被一层流动的、如同液态阴影般的黑色物质所覆盖。

她缓缓地，抬起了手中的战斧。

然后，她做出了一个……让所有人都为之震惊的动作。

她竟然，开始随着那片星云的旋转，缓缓地，跳起了一支……充满了古老韵律的、却又无比诡异的……“舞蹈”。

她的每一个动作，都仿佛是在模仿那片星云的流动，模仿那些“眼泪”的滴落。  
她的每一次旋转，都仿佛是在诠释那种宇宙级别的、宏大的“悲伤”。

她没有在对抗那股悲伤。  
她是在……“理解”它，“诠释”它，最终……“成为”它。

“……她在……她在做什么？”舰桥之外，巴雷特指挥官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幕。

“她在……‘翻译’。”  
凯尔的声音，沙哑、干涩，充满了震惊。

他看到，随着莉莉安的舞蹈，那片本应对所有生命都充满敌意的“悲恸”星云，竟然缓缓地，在方舟的正前方，分开了一条……狭窄的、安全的、由无数颗“眼泪”所构成的……通道。

那个少女，正用一种……神明才能理解的方式，与另一个神明，进行着一场……无声的“对话”。

### 第二十一章：拾荒者的盛宴 (The Scavengers' Feast)

方舟，无声地，航行在那条由无数颗“眼泪”所铺就的、狭窄而安全的航道之中。

两侧，是缓缓旋转的、充满了无尽悲伤的星云。那景象，美丽、神圣，却又带着一种足以将钢铁都融化的、深沉的哀恸。

舰桥之上，莉莉安的“舞蹈”已经结束。

当方舟完全通过那片“悲恸君主”的领域后，她便像一具被抽去了所有力气的木偶，软软地倒了下去，再次陷入了沉睡。那把沉重的符文战斧，从她的手中滑落，“哐当”一声掉在地板上。

诺亚上前，将她抱起，重新放回了那张柔软的沙发之上。他能感觉到，少女的身体冰冷刺骨，灵魂因为刚才那场高强度的“法则转译”而变得极其虚弱。

“……她的消耗……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。”  
诺亚的左眼中，玛丽的声音，带着一丝凝重，“她那张‘白纸’般的灵魂，在承载那种级别的‘悲伤’时，几乎被彻底撕碎。下一次……我们不能再这么做了。”

“那我们就没有‘下一次’了，玛-丽。”他右眼中，艾瑞贝斯的声音，则充满了冰冷的、属于猎人的现实，“没有她这个‘翻译官’，我们在这片该死的海洋里，就是一群瞎子和聋子。”

诺亚没有参与她们的争论。

他只是，伸出手，将那把掉落在地上的符文战斧，重新捡了起来。

当他的指尖，触碰到那冰冷的、充满了第一纪元风格的斧柄时，一股熟悉的、充满了疲惫与决绝的“回响”，从战斧的深处传来。

“……看到了吗，诺亚？”艾瑞贝斯的声音，在他的脑海里，变得有些遥远和飘忽，“这，就是‘代价’。”

“每一次‘共情’，每一次试图去‘理解’那些不属于你的疯狂……都会在你的灵魂上，留下一道无法愈合的、冰冷的伤疤。”

诺亚沉默了。

他看着自己那双异色的眼眸，在舰桥那光滑的合金墙壁上的倒影。他知道，艾瑞贝斯说得对。

他正在……变得越来越不像“自己”。

就在这时——

“……诺亚。”

一个古老的、干涩的、不带任何情感的声音，毫无征兆地，在他的灵魂最深处响起。

是“观察者”。

这是自从在“最后的议会”上降临之后，他第一次，主动地，与诺亚进行“对话”。

“……‘熔炉’的温度……正在下降。”观察者的声音，像一台正在汇报数据的、冰冷的机器，“你刚才‘绕过’了【悲恸君-主】，没有将它作为‘燃料’进行吸收。这……偏离了‘蓝图’的既定航线。”

“我需要一个解释。”

“我的船员……累了。”诺亚的意志，平静地回应，“她需要休息。”

“‘船员’？”观察者的声音里，似乎出现了一丝极其微弱的、类似于“困惑”的情感波动，“根据我的计算，她只是构筑‘灵魂方舟’的‘龙骨’。一件……工具而已。工具的‘损耗’，在计划的允许范围之内。”

“她不是工具。”诺亚的回答，简短而坚定。

观察者的意志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。

那是一种……更高维度的、正在进行着无数次超高速运算的、冰冷的沉默。

许久，他的声音，再次响起。

“……我明白了。”  
“……‘人性’……这个在我的数据库里，一直被标记为‘不稳定变量’和‘主要误差来源’的东西……似乎，在你身上，产生了一些……我无法预测的‘催化’作用。”

“……好吧，‘船长’。”观察者似乎做出了某种妥协，“我将暂时关闭对你行动的‘最优路径’建议。但是，我必须提醒你。”

“‘熔炉’的燃料，必须在‘星之彩’彻底抵达之前，填充完毕。否则，我们所有的一切，都将毫无意义。”

“而根据我的最新推演……”他的声音，变得无比凝重，“……在你刚才绕路的这段时间里，另一批‘客人’，已经比我们……先一步，抵达了‘哭泣螺旋’的中心。”

观察者的话音未落，诺亚的“视线”，就已经穿透了方舟的壁垒，投向了那片星云的最深处！

他“看”到了。

在星云那由无数颗“眼泪”所构成的、悲伤的漩涡中心，静静地，悬浮着一块巨大的、如同黑色山脉般的……残骸。

那是一具早已死去、却依旧散发着恐怖威压的、不知名巨兽的头骨。而在头骨那两个如同深渊般空洞的眼窝里，正燃烧着两团幽绿色的、鬼火般的火焰。

——那，就是他们此行的“猎物”。一个代表着【永恒的死亡】与【沉寂的智慧】的、古老的法则残响。

但现在，这块本该属于他们的“猎物”，却早已被一群……不速之客所包围。

数十艘由破碎的陨石、废弃的机械和不知名生物的骨骼所拼接而成的、歪歪扭扭的“拾荒者”飞船，像一群贪婪的秃鹫，正用闪烁着能量光芒的机械臂，疯狂地、一点点地，切割、分解着那具巨大的头骨，试图从中，窃取那份属于古神的、最后的力量。

而在最大的一艘、由一颗被掏空的小行星所改造而成的旗舰之上，诺亚“看”到了他们的首领。

那是一个半人半机械的、如同蜈蚣般丑陋的怪物。它的下半身，是无数条锋利的、正在不安地骚动的金属节肢；而它的上半身，则是一个被强行嫁接在机械躯体之上的、早已腐烂不堪的……人类的躯干。

在那颗腐烂的、只剩下一只眼睛的头颅之上，诺亚看到了一个……他无比熟悉的标记。

——一个，属于旧亚楠“治愈教会”的、早已被血污所侵蚀的……圣徽。

### 第二十二章：教会的阴影 (The Church's Shadow)

“……治愈教会？”  
诺亚的左眼中，玛丽的声音，充满了不敢置信的震惊，“这不可能……三十年前，教会的核心成员，应该已经全部在‘新生之战’中……被净化了才对。”

“看来，总有一些‘老鼠’，比我们想象的……更会打洞。”他右眼中，艾瑞贝斯的声音，则充满了冰冷的、毫不掩饰的厌恶，“而且，他们似乎还从旧亚楠的废墟里，偷走了一些……不该属于他们的‘技术’。”

诺亚的“视线”，穿透了虚空，精准地锁定在了那些“拾荒者”飞船的船体之上。

他看到，那些看似由垃圾拼接而成的、歪歪扭扭的船体装甲之上，竟铭刻着一些极其复杂的、早已失传的符文。那些符文的风格，与凯尔的“秩序”之力截然不同，充满了-种……将血肉与机械强行融合的、病态的、属于“圣歌团”的疯狂美学。

“他们在‘献祭’。”诺亚的意识深处，“观察者”那不带任何情感的声音，冷静地响起，“他们在用船员的生命力，来驱动这些符文，形成一种临时的‘伪法则’力场，用以抵抗【死亡】神性的侵蚀。一种……效率极低，但短期内有效的自残行为。”

“也就是说……”诺亚瞬间明白了，“……我们眼前的这支舰队，是一座座……由活人组成的、会移动的‘血肉祭坛’。”

就在这时，那艘旗舰之上，那个半人半机械的、如同蜈蚣般的首领，似乎察觉到了方舟的靠近。

它那颗腐烂的、只剩下一只的独眼，猛地，转向了诺亚的方向！

一股充满了怨毒、疯狂，与一丝……病态的“思乡”之情的精神冲击，跨越了遥远的虚空，狠狠地撞在了方舟的力场之上！

“——外来者！”  
一个嘶哑的、如同生锈风箱般的声音，在所有幸存者的脑海中轰然炸响！  
“——离开这里！这是……我们教会的‘圣骸’！是吾主‘飞天意面神’……赐予我们的、最后的‘应许之地’！”

“……飞天意面神？”  
艾瑞贝斯的声音，因为这句过于荒诞不经的“神名”，而出现了一丝极其罕见的、哭笑不得的错愕。

“……数据库匹配中……”观察者的声音，则依旧保持着绝对的冷静，“……‘飞天意面神’，匹配失败。‘圣骸’，匹配失败。‘应许之地’，匹配成功。根据旧世界多种宗教文本的记载，该词汇通常指代……一个能让信徒获得最终救赎的虚构地点。”

“也就是说，”诺亚的嘴角，勾起了一抹冰冷的弧度，“……一群疯子，在宇宙的尽头，找到了他们的‘耶路撒冷’。”

“准备战斗。”诺亚的意志，通过与方舟的连接，瞬间传达到了舰桥之外、每一个幸存的守护者心中，“目标，不是摧毁他们，而是……夺取‘圣骸’。”

“你要……亲自去？”玛丽的声音，带上了一丝担忧，“他们的火力不明，而且……那艘旗舰给我的感觉很不好。那里的‘熵’浓度，高得异乎寻常。”

“我必须去。”诺亚的回答，不容置疑，“因为，我从那个‘首领’的独眼里，看到了一些……我必须亲眼确认的东西。”

他说着，从那张象征着“船长”的座椅上，缓缓地站起身。

他没有再去看那个依旧在沉睡的莉莉安。

他只是，将那柄一直立在他身旁的、属于艾瑞贝斯的符文战斧，重新背回了自己身后。

然后，他伸出手，轻轻地，握住了那把插在控制台基座之上的、由【憎恨】与【希望】共同铸就的……巨大的黑色钥匙。

当他的手，与钥匙接触的瞬间，整艘“白色方舟”号，发出一声悠长的、充满了战意的共鸣！

方舟的前端，那层由月光石和合金打造的坚固外壳，无声地、如同花瓣般向两侧滑开，露出了一个……专门用来进行“法则狩猎”的、小型的、如同獠牙般狰狞的……单人突击艇。

“……凯尔。”  
诺亚的声音，通过共鸣，响彻在方舟的每一个角落。

“……帮我……看好家。”

动力室里，那个白发苍苍的老人，缓缓地抬起头，看向了主控光幕上，那个即将独自一人踏上战场的、年轻的背影。

他没有回答。

他只是，用那只布满了伤痕的、颤抖的手，重重地，按下了身旁那个……他曾发誓永远不会再启动的、象征着“绝对守护”的……“白色方舟”主炮的……充能按钮。

### 第二十三章：圣骸的低语 (Whispers of the Holy Corpse)

诺亚的单人突击艇，像一柄无声的、灰色的手术刀，脱离了方舟的庇护，悄无声息地，滑入了那片由无数颗“眼泪”所构成的星云之中。

他没有直接冲向那支如临大敌的“拾荒者”舰队，而是利用星云那独特的、能够扭曲光线和能量信号的“悲伤”力场，像一个真正的幽灵，绕到了那具巨大的、如同黑色山脉般的巨兽头骨的……下方。

这里，是所有“拾荒者”飞船的探测死角。

“……他们的能量力场，是以头骨的‘眉心’为中心展开的。”  
诺-亚的左眼中，玛丽那庞大的数据库，迅速地为他解析着敌人的防御布局。  
“……力场的强度，呈现出不均匀的‘脉冲’式波动。每一次脉冲的间隔，是3.7秒。在脉冲的波谷，力场的强度会下降百分之十二。那就是……你唯一的突入窗口。”

“别听她那些胆小鬼的计算。”他右眼中，艾瑞贝斯的声音，则充满了属于顶尖猎手的、对战机的敏锐嗅觉，“看到那艘正在切割头骨‘左眼眶’的、最小的飞船了吗？它的献祭符文最不稳定。从那里撕开一个口子，制造混乱。记住，诺亚，战场上，最好的防守，就是让你的敌人……没有时间去思考。”

诺亚沉默地听着。

他没有选择玛丽的“精准潜入”，也没有选择艾瑞贝斯的“野蛮突袭”。

他将突击艇，停在了那具巨大头骨之下、一片完全的黑暗之中。

然后，他闭上了眼睛。

他将自己的意识，像一根纤细的、无形的探针，小心翼翼地，穿透了那层正在不断波动的“伪法则”力场，探向了那具……散发着【永恒的死亡】与【沉寂的智慧】气息的、古老的“圣骸”。

他要……与它“对话”。

“……你在冒险，诺亚。”观察者的声音，第一次，带上了一丝极其微弱的、类似于“警告”的情感波动，“【死亡】的法则是所有‘生命’概念的天敌。你的灵魂，一旦被它的本源气息所触及，很可能会被瞬间‘同化’，变成……一个只会思考、却永远无法再‘行动’的、纯粹的‘活体幽灵’。”

“我需要知道，他们到底在找什么。”诺亚的意志，平静地回应。

他的意识，终于触碰到了那具“圣骸”。

没有预想中的冰冷，也没有任何的敌意。

只有一片……如同深秋的、落满了枯叶的古老图书馆般的……绝对的“沉寂”。

紧接着，一股庞大的、却又无比温和的“信息流”，如同溪水般，缓缓地，涌入了他的脑海。

那不是记忆，也不是情感。  
而是一种……更纯粹的“知识”。

他“看”到了，这个旧宇宙，在诞生之初，【生命】（血之母）与【死亡】（圣骸），是如何像一对孪生子般，共同诞生，相互依存，维持着宇宙最古老的、脆弱的平衡。

他“看”到-了，当“星之彩”开始侵蚀这个世界时，【生命】为了自保，选择了疯狂的“繁衍”与“吞噬”；而【死亡】，则选择了更温和、也更悲伤的方式——它主动地，将自己所有的“权柄”，都封印了起来，陷入了永恒的“沉寂”，试图以此来延缓整个宇宙的“熵增”。

它不是死了。  
它只是……睡着了。

而那些“拾荒者”，他们那野蛮的、血肉献祭般的切割，正在一点点地，磨损掉它自我施加的封印，即将……将它从那场持续了亿万年的长眠中，彻底唤醒。

就在这时，另一段不属于“圣骸”的、充满了疯狂与贪婪的记忆碎片，也一同涌入了他的脑海。

——那是，那个半人半机械的、蜈蚣般的首领，在切割头骨“眉心”时，无意中，被“圣骸”所“读取”到的、内心最深处的欲望。

诺亚“看”到了。

他看到，在旧亚楠那座早已被焚毁的、治愈教会的最高密室里，一个穿着主教长袍的、疯狂的男人，正跪在一座由无数蠕动的、不可名状的血肉所组成的祭坛前，高举着一本由人皮装订而成的、亵渎的圣典。

圣典之上，画着一个由无数意大利面般的触须和两颗肉丸般的眼球所组成的、荒诞而又恐怖的“神祇”画像。

画像的下方，用早已干涸的血迹，写着一行小字：

“……当血月落幕，神弃吾等之时，吾主‘飞天意面神’将自天外降临……祂将引领吾等，进入那由无尽的‘碳水’与‘蛋白质’所构筑的、永恒的‘自助天堂’……”

而在这段记忆的最后，诺亚看到了那个首领，内心最渴望得到的、真正的“圣物”。

那不是力量，也不是永生。

而是一块被【死亡】法则，在沉睡前，封印在自己头骨最深处的、小小的、早已石化的……大脑组织。

在那块大脑组织里，储存着这个宇宙……在诞生之初，最原始、最纯粹的……关于“生命”与“死亡”的、那段早已失传的……“创世公式”。

“……我明白了。”  
诺亚的意识，缓缓地，从那片沉寂的“知识”之海中退了出来。

他终于明白，那个疯子，到底想做什么了。

他不想成为神。  
他想……“创造”一个属于他自己的、新的“神”。

而他，诺-亚，这个正在试图构筑“新宇宙”的“画家”，与那个试图用旧世界的“尸体”，去复活一个“旧神”的疯子……

从本质上来说，竟然是……“同类”。

### 第二十四章：灰色的手术 (The Grey Surgery)

“……他们真正的目标，是圣骸内部的那块‘大脑化石’。”

诺亚的意志，像一道冰冷的、不带任何情感的指令，瞬间传达到了方舟的舰桥，以及……他灵魂深处，那两个同样在等待着他决策的“声音”。

“一旦他们得手，首领就会利用那里面储存的‘创世公式’，将那艘旗舰上所有船员的生命力，瞬间抽干，注入‘圣骸’之中，强行‘复活’一个被他们自己的‘信仰’所扭曲的、不完整的‘伪神’。”

“届时，这片星云，将会变成一个……以‘死亡’为食，不断扩张的、永恒的‘神之领域’。我们所有人，都将被困在这里，成为这个新生‘伪神’的第一顿……‘圣餐’。”

“……真是……一群无可救药的疯子。”  
他右眼中，艾瑞贝斯的声音，充满了冰冷的杀意，“那就别等了，诺亚！趁他们还没得手，直接用方舟的主炮，把那艘旗舰，连同那个该死的蜈蚣首领，一起轰成宇宙的尘埃！”

“不行！”他左眼中，玛丽的声音，立刻反驳道，“旗舰的核心，连接着所有拾荒者飞船的‘血肉献祭’网络！一旦旗舰被摧毁，那些被当成‘电池’的船员，会瞬间被抽干生命力！那将是一场……毫无意义的大屠杀！”

“妇人之仁！”艾瑞贝斯怒斥道，“难道要为了那些早已放弃了‘人性’的疯子，让我们所有人都陪葬吗？！”

“他们不是疯子！他们只是……一群被抛弃的、迷路的孩子！”

“够了。”  
诺亚的意志，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，切断了她们的争论。

他缓缓地，睁开了眼睛。

他那双异色的眼眸，在突击艇那昏暗的驾驶舱内，闪烁着一种……近乎于“非人”的、绝对的冷静。

“我们不杀人。”他说，像是在对自己，也像是在对那两个争吵不休的灵魂下达命令，“我们只……‘切除’病灶。”

他说着，将自己的双手，放在了突击艇那冰冷的、由神经元连接的控制台之上。

那一瞬间，他不再是一个“驾驶员”。  
他变成了一个……技艺精湛的、正在进行一场超远程“微创手术”的……外科医生。

而他手中的手术刀，就是整艘“白色方舟”号！

“凯尔。”  
诺亚的声音，通过共鸣，响彻在方舟的动力室里。  
“……听我指令。”

动力室里，那个白发苍苍的老人，没有任何的犹豫。他将自己那只布满了伤痕的手，重重地，按在了那个……他曾以为自己再也不会去触碰的、主炮的发射按钮之上。

“……坐标，X：734，Y：291。”  
诺亚的声音，冷静得像一台正在报数的机器。  
“……目标：拾荒者舰队，‘血肉献祭’网络，第十七号能量中继节点。”  
“……充能……百分之三。”  
“……发射。”

“轰——！”

一道极其细微的、几乎无法用肉眼捕捉的、如同牙签般的白色能量光束，从“白色方舟”号那巨大的主炮炮口，无声地、精准地射出！

它没有去攻击任何一艘飞船，而是像一根无形的、外科手术般的探针，精准地，击中了那艘正在切割头骨“左眼眶”的、最小的拾荒者飞船的……能量引擎！

那艘飞船的引擎，在一瞬间，发生了剧烈的、可控的“过载”！整艘船，像一个喝醉了酒的醉汉，不受控制地，撞向了旁边另一艘更大的飞船！

连锁反应，开始了。

“坐标，X：915，Y：412。目标：旗舰左侧第三号姿态制御喷口。充能：百分之五。发射。”

“坐标，X：664，Y：338。目标：‘圣骸’右侧眼窝下方，那块最不稳定的浮空碎石。充能：百分之二。发射。”

“……”

一道又一道的指令，从诺亚的口中发出。  
一道又一道的、如同手术刀般精准的能量光束，从方舟的主炮中射出。

整个拾荒者舰队，就像一个被技术高超的恶作剧专家所操控的、巨大的“多米诺骨牌”阵列！

一艘艘飞船，因为引擎的“意外”失控，因为姿态喷口的“突然”故障，因为被浮空碎石的“偶然”撞击……开始不受控制地，相互碰撞、失控、旋转！

整个战场，在一瞬间，陷入了一片……充满了荒诞与黑色幽默的、巨大的混乱！

而旗舰之上，那个半人半机械的蜈蚣首领，正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这如同天灾般的一幕！它那颗腐烂的独眼里，充满了无法用语言形容的震惊与……骇然！

它想不明白！  
对方那艘巨大的战舰，为什么……不开炮？  
为什么，每一次攻击，都像是在……“戏耍”它们？

而就在整个舰队的阵型，被彻底打乱的、那唯一的瞬间——

诺亚动了。

他的突击艇，像一道在混乱的交响乐中、穿针引线般的灰色闪电，以一个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角度，穿过了那片由失控的飞船和爆炸的火光所构成的、致命的死亡之网！

他的目标，只有一个。

——那块，即将被彻底唤醒的、储存着“创世公式”的……“大脑化石”！

### 第二十五章：两种创世 (Two Creations)

诺亚的突击艇，如同一片无声的灰色羽毛，轻巧地降落在那具巨大头骨那崎岖不平的、如同山脉般的表面。

他推开舱门，走了出来。

四周，是拾荒者舰队那混乱的、充满了爆炸与金属悲鸣的背景音。

而他的面前，是一片绝对的“沉寂”。

那个半人半机械的、如同蜈蚣般的首领，就静静地站在“圣骸”那如同深渊般的眉心裂缝之前。它那颗腐烂的、只剩下一只的独眼，死死地盯着诺亚，里面不再有之前的疯狂和怨毒，只剩下一种……棋逢对手的、冰冷的平静。

它没有试图逃跑，也没有试图再召唤任何怪物。

它只是，缓缓地，从那道裂缝之中，用它那如同手术钳般精准的机械臂，取出了一块只有巴掌大小的、早已石化的、表面布满了复杂脑回沟的……大脑组织。

——“创世公式”。

“……你……很特别，外来者。”  
首领的声音，不再是之前的嘶哑和疯狂，而是通过某种机械的发生器，转化成了一种……不带任何情感的、如同AI般的合成音。  
“……你的身上，有‘秩序’的臭味，也有‘混沌’的芬芳。甚至……还有一丝……连我都无法解析的、属于‘人性’的杂音。”

“你也是。”诺亚平静地回应。他一步步地，向着那个手握着“创世”权柄的怪物走去，“你的身体，是‘机械’的冰冷；你的信仰，是‘血肉’的疯狂；而你的灵魂……却是一个被‘过去’所囚禁的、可悲的‘幽灵’。”

“……‘过去’？”首领似乎被这个词触动了，它那颗腐烂的头颅，微微歪了歪，“……‘过去’……早已死了。在‘血月’落下的那一刻，就和我们那可悲的‘信仰’一起，被彻底埋葬了。”

“不，它没死。”诺亚摇了摇头，“它只是，换了一种方式，活在了你的心里而已。”

他说着，从腰间那个属于伊拉的工具包里，取出了一样东西。

不是武器。  
而是一本……他在离开亚楠前，从下层档案馆里带出的、早已泛黄的、治愈教会的……人事档案。

他将那本档案，扔到了首领的面前。

档案“啪”的一声，掉落在地，因为年代久远而自动翻开。  
翻开的那一页，是一张年轻的、充满了理想主义光芒的、黑白色的修士照片。

照片的下方，写着那个修士的名字。

——“多利安·埃德蒙（Dorian Edmund），教会首席符文工匠，圣歌团‘血肉福音’项目，首席技术官。”

“……你……你怎么会……”  
首领那颗腐烂的独眼里，第一次，浮现出了一种……被彻底看穿了身份的、巨大的骇然！

“我不仅知道你是谁，多利安。”诺亚的声音，像一把冰冷的手术刀，一层层地，解剖着对方最后的伪装，“我还知道，你为什么要创造那个……可笑的‘飞天意面神’。”

“因为，在治愈教会的所有神学理论里，只有那个被你们当成‘异端’的、充满了‘享乐主义’色彩的原始信仰，才最接近你内心……最真实的渴望，不是吗？”

“一个……可以尽情地、不受任何道德束缚地，去改造血肉、去亵玩灵魂、去创造‘生命’的……”  
“……‘自由’。”

“闭嘴！闭嘴！闭嘴！”  
首领发出一声愤怒的、如同野兽般的咆哮！它那如同蜈蚣般的金属节肢，猛地向前一插，整个身体像一座小山般，朝着诺亚碾压而来！

“你懂什么？！你这个……被‘平衡’所束缚的、可悲的‘囚徒’！”  
“你根本不懂……亲眼看着自己最完美的作品，却因为那些该死的‘伦理’和‘教条’，而被当成‘禁忌’、被封存、被销毁的……那种痛苦！”

“我要创造的，不是‘神’！”  
“而是一个……没有任何‘规则’，没有任何‘束缚’，只有最纯粹的‘创造’与‘毁灭’的……完美的世界！”

它高高地举起了那块“大脑化石”，以及它那只早已被改造成无数锋利手术刀的机械臂！

“而你，诺亚！”  
“你将成为我这个新世界里……第一件，也是最完美的……‘藏品’！”

诺亚看着眼前这个陷入了最后疯狂的“造物主”，看着他那充满了创造欲、却又被毁灭欲所彻底吞噬的、矛盾的灵魂。

他没有再多说任何一个字。

他只是，缓缓地，举起了自己那只……融合了神圣图腾的、灰色的手。

然后，他将那把……一直被他当成“最后的底牌”来隐藏的、属于伊拉的、淬了剧毒的银质小刀，从袖口中，无声地、悄然地，滑入了自己的掌心。

两场截然相反的“创世”，在这片古老的、属于【死亡】的圣骸之上，即将迎来它们最终的……碰撞。

### 第二十六章：灰烬之心 (The Ashen Heart)

“——以‘飞天意面神’之名！我将赐予你……‘新生’！”

多利安发出一声狂热的、如同咏唱圣歌般的咆哮！它那如同蜈蚣般的金属节肢，猛地从地面弹起，整个庞大的、由腐烂血肉与冰冷机械所构成的身躯，像一座移动的、充满了手术刀和骨刺的黑色山峦，朝着诺亚碾压而来！

在它的头顶，那块“大脑化石”正散发着刺目的、如同超新星爆发般的白色光芒！一股庞大的、超越了所有已知法则的、属于“创世”本身的原始信息洪流，从中轰然涌出，试图将诺亚的灵魂，从最基础的层面上，彻底地“格式化”和“重写”！

面对这足以让任何神明都为之战栗的、终极的“创世”之力，诺亚却做出了一个……让多利安，也让-他自己脑海里那两个“声音”，都无法理解的决定。

他放弃了所有的防御。  
他甚至……收起了手中那柄，本该作为最后底牌的、伊拉的银质小刀。

他只是，缓缓地，抬起了自己的双手，像一个即将拥抱风暴的、赤裸的朝圣者。

然后，他将自己那颗，同时承载了秩序、混沌、记忆、情感、守护与牺牲的、灰色的心脏，彻底地、毫无保留地，向着那股足以将他彻底抹除的“创世洪流”……敞开。

“……诺亚！你疯了？！”  
艾瑞贝斯和玛丽的声音，第一次，以一种完全同步的、充满了惊骇与恐惧的语气，在他的脑海里轰然炸响！“你会死的！你会被彻底分解成最原始的‘信息’！连一丝‘存在’过的痕迹都不会留下！”

“不。”  
诺亚的意志，平静地回应。  
“……我只是……想请他……看一样东西而已。”

“创世”的洪流，瞬间淹没了他。

那一瞬间，诺亚感觉自己的意识，正在被无数把无形的手术刀，切割、分解、解析。他一生的记忆，他所承载的所有灵魂的记忆，都在这股庞大的信息流面前，变得支离破碎。

而多利安，也在这同一时间，“看”到了。

他看到了诺亚的全部。

他看到了，一个名叫瓦勒留斯的男人，为了拯救自己的妹妹，而踏入了一座名为亚楠的、被诅咒的城市。  
他看到了，一个名叫伊拉的女猎手，为了守护自己的同伴，用自己的身体，挡住了致命的一击。  
他看到了，一个名叫艾瑞贝斯的骑士，为了反抗被诅咒的宿命，而选择了背负更沉重的罪孽。  
他看到了，一个名叫玛丽的智者，为了给一个迷途的孩子指引方向，而选择了燃烧自己最后的生命。  
他看到了，一个名叫凯尔的壁垒，为了守护一座摇摇欲坠的城市，而选择将自己的心，也变成了一块冰冷的石头。  
他看到了，一个名叫诺亚的容器，为了承载所有人的希望与绝望，而选择将自己的灵魂，变成了一座永恒的战场。

这些……都是多利安那颗早已被“纯粹创造欲”所填满的、疯狂的大脑，所无法理解的、充满了“非理性”与“矛盾”的……“杂音”。

但这些“杂音”，却像一滴滴温热的、充满了“人性”温度的雨水，滴落在了他那颗早已干涸、冰冷的、只剩下逻辑与公式的“心脏”之上。

他那颗腐烂的独眼里，第一次，流露出了一丝……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、巨大的……困惑。

为什么？  
为什么这些人，要为了这些……毫无“逻辑”可言的“情感”，而去做出那些……效率低下的、甚至可以说是“愚蠢”的牺牲？

就在他那颗被绝对理性所统治的大脑，出现了瞬间“宕机”的、那千分之一秒的空隙——

诺亚动了。

他那只一直隐藏在身后的、握着银质小刀的手，以一种快到超越了所有时间和空间法则的速度，悄无声息地，刺了出去。

他的目标，不是多利安的身体，也不是那块“大脑化石”。

而是……两者之间，那道由纯粹的“创世”之力所构成的、唯一的、无形的“连接点”。

“噗嗤——”

一声极其轻微的、几乎微不可闻的声响传来。  
那柄淬满了伊拉“不屈”意志、刀柄上还刻着瓦勒留斯“守护”印记的、小小的银质匕首，像一把烧红的烙铁，轻易地，切断了那道连接。

多利安的身体，猛地一僵。  
他难以置信地低下头，看着自己那空空如也的、正在不断冒着电火花的机械臂。  
那块本该被他牢牢掌控的“大脑化石”，已经失去了所有的能量供应，像一块普通的石头般，无力地，向着下方那片由【死亡】法则所构成的、沉寂的深渊……坠落。

而他自己，则像一个被切断了所有电源的、巨大的机器人，轰然倒地，再也无法动弹分毫。

他没有死。  
诺亚只是，切断了他与他的“梦想”之间，唯一的连接。

这，比死亡，是更残忍的惩罚。

诺亚没有再去看他。  
他只是，转过身，张开双臂，像一个即将拥抱自己宿命的、疲惫的英雄，纵身一跃，跟着那块正在坠落的“大脑化石”，一同，跳入了那片……代表着“终结”与“新生”的、永恒的【死亡】深渊之中。

他要……亲自，去完成那场……早已注定的、最后的“创世”。

## 第四卷：黎明之前

**(Volume IV: Before the Dawn)**

**卷首语：**

*“世界于黎明前睁开双眼，所见的第一道光，不过是那座名为‘容器’的、永恒囚笼的栏杆，在天空投下的倒影。”  
"When the world opens its eyes before the dawn, the first light it sees is but the reflection of the bars of that eternal cage called the ' 'Vessel', cast upon the sky."*

### 第二十七章：于寂静中调音 (Tuning in Silence)

当诺亚抱着那块温热的“大脑化石”，坠入那片由【永恒的死亡】与【沉寂的智慧】所构成的法则之海时，时间，失去了意义。

他的意识，没有被“同化”或“湮灭”，而是进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、绝对的“沉寂”状态。

在这片沉寂之中，他第一次，能够清晰地、不受任何干扰地，“内视”自己那座早已混乱不堪的灵魂囚笼。他看见玛丽的记忆星河与艾瑞贝斯的灵魂星云，泾渭分明，互不相容。而在两者之间，是他自己那片被挤压得几乎要窒息的、灰色的“中央地带”。

“……太吵了。”  
诺亚的意志，第一次，以一种“主人”的姿态，对自己体内的两位“客人”，发出了指令。怀中“大脑化石”流出的【沉寂】之力，像一层薄薄的黑纱，暂时覆盖了两位女神的意志，让他获得了片刻绝对的、属于自己的“宁静”。

他知道，他必须做点什么。他不能永远作为这两种力量的战场，他必须成为驾驭它们的主人。

他想起了玛丽的教导——“解析”与“理解”。  
于是，他伸出代表“秩序”的“左手”意识，小心翼翼地，从玛丽的记忆星河中，拈起了一颗最基础的记忆光点——【月光菇】。  
他又想起了艾瑞贝斯的本能——“感受”与“征服”。  
于是，他伸出代表“混沌”的“右手”意识，从艾瑞贝斯的灵魂星云中，捕捉到了一缕最原始的情感电光——【喜悦】。

他试图将两者融合。

结果，是灾难性的。

当纯粹的“信息”（月光菇）与纯粹的“能量”（喜悦）接触的瞬间，发生了一场微型的“法则爆炸”！那缕【喜悦】的电光，在接触到【月光菇】这个“异物”时，本能地将其视为一种“挑衅”，瞬间将其彻底点燃、湮灭！而诺亚自己的“灰色”意志，也因为这次失控的反噬，被炸开了一个微小的、却又无比痛苦的缺口。

“……不行……完全……不行……”  
诺亚的灵魂，因为这剧烈的刺痛而剧烈地颤抖。他第一次，如此清晰地认识到，秩序与混沌，是两种在本质上，就无法共存的东西。就像水与火，光明与黑暗。

他失败了。  
而且，是彻底的失败。

一股巨大的、自我否定的绝望，像潮水般将他淹没。

他，诺亚，从头到尾，都只是一个……彻头彻尾的“失败者”。

“……放弃吧，诺亚。”  
艾瑞贝斯的声音，带着一丝疲惫的讥讽，从那层黑纱之下渗透了出来，“水与火，从宇宙诞生之初，就不可能共存。这是‘法则’，不是你的‘意志’可以改变的。”

“……也许……也许我们缺少的，不是更强的‘意志’。”玛丽的声音，则依旧充满了学者的坚韧，“而是……一种能够让水与火，都‘承认’其存在的、更高一层的‘容器’或‘规则’。”

诺亚没有理会她们。  
他只是，沉浸在自己那份巨大的、失败的痛苦之中。

他想起了伊拉，想起了瓦勒留斯。他想起了他们脸上那充满了矛盾、却又无比和谐的、临终的微笑。

为什么？  
为什么他们，这些渺小的、脆弱的凡人，可以在自己的灵魂之内，同时承载“守护”与“牺牲”、“憎恨”与“留恋”这些截然相反的概念？

而他，这个已经继承了神明之力的“平衡者”，却连两种最基本的法则都无法调和？

凡人，到底比神明……多了什么？

不是情感。  
不是记忆。

是……

那一瞬间，一个全新的、超越了所有已知概念的词语，如同黑夜中的惊雷，在他的脑海中轰然炸响。

是“目的性” (Purpose/Telos)。

水与火，本身没有“目的”，它们只是存在。秩序与混沌，本身也没有“目的”，它们只是宇宙的两种基本状态。

但凡人不同。  
凡人所有的行为，所有的情感，所有的记忆，都是被一个更底层的驱动力所引导的——那就是“为了……(in order to...)”。

伊拉的牺牲，是“为了”守护同伴。  
瓦勒留斯的囚禁，是“为了”兑现承诺。  
凯尔的守护，是“为了”维持秩序。  
艾瑞贝斯的复仇，是“为了”寻求真实。

这，才是“人性”能够调和矛盾的、真正的秘密！  
不是“爱”或“恨”本身，而是那个驱动着“爱”与“恨”的、更深层的“目的”！

而【认识草药】（信息）与【战斗喜悦】（能量），之所以无法融合，就是因为它们本身，都只是纯粹的“状态”，它们没有“目的”！它们的存在，不是“为了”什么。

“……我明白了。”  
诺亚的内心，发出了一声充满了颤栗与敬畏的叹息。

他终于找到了那个，能够点燃整个宇宙的、最微小，却又最关键的……“火种”。

他不再试图去用“情感”作为桥梁。

他伸出自己的手，这一次，是从“灰烬之心”里，取出了一段……属于他自己的、最深刻的记忆。

——在钟楼之上，那个少年信徒，在临死前，对他发出的那个充满了痛苦的质问：**“到底……是谁……背叛了谁？”**

这段记忆里，包含了什么？  
有守护者的“秩序”，有狂信徒的“混沌”。  
有少年之死的“悲伤”，也有诺亚内心被动摇的“恐惧”。  
但最重要的，是这段记忆的核心，有一个无比清晰的“目的”**——那就是**“寻求一个答案 (in order to find an answer)”。

诺亚将这段，以“寻求答案”为核心“目的”的记忆，像一颗小小的、散发着灰色光芒的“奇点”，轻轻地，放在了玛丽的星河与艾瑞贝斯的星云之间。

嗡——！  
这一次，不再是和谐的旋转，而是一种更加宏大、也更加符合宇宙法则的……“演化”！

玛丽那代表着【认识草药】的记忆光点，在接触到这个“目的”的瞬间，立刻“理解”了自己的“存在意义”——它不再是单纯的信息，它变成了“为了治愈”的【知识】！

艾瑞贝斯那代表着【战斗喜悦】的情感电光，也同样“理解”了自己的“存在意义”——它不再是单纯的能量，它变成了“为了守护”的【力量】！

当【知识】与【力量】，都被赋予了同一个“目的”（守护与治愈）之后，它们之间那不可调和的矛盾，便瞬间消失了！

它们不再是水与火，而是变成了……构筑同一座“神殿”的、“砖石”与“水泥”！

它们完美地，融合在了一起！

最终，它们化作了一颗全新的、只有米粒大小的、散发着柔和的、翠绿色与银紫色交织光芒的……神格的“种子”。

而在那颗种子的内核深处，诺亚能清晰地“看”到，那个属于他自己的、充满了痛苦与探求的“寻求答案”的灰色奇点，正像一个永恒的引擎，为这颗新生的神格，提供着最原始、也最坚定的……“存在目的”。

“……天哪……”  
玛丽和艾瑞贝斯的声音，同时在他的脑海里响起，充满了无法用语言形容的震惊与敬畏。  
“……你……你找到的……不是‘催化剂’……”  
“……你找到的……是‘第一推动力’……”

### 第二十八章：宇宙的交响 (The Cosmic Symphony)

在成功地，为第一颗“神格种子”赋予了“存在目的”之后，诺亚没有丝毫的停歇。

他知道，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。圣所之外，那艘承载着最后希望的“灵魂方舟”，还在冰冷的虚无之海中孤独地漂流。而更远处，那片代表着宇宙终结的“星之彩”，正在无情地、一点点地，蚕食着这个旧世界最后的光明。

他必须加快速度。

他将那颗，以“寻求答案”为核心目的的、小小的灰色“奇点”，重新置于自己灵魂的中央。

然后，他像一个疯狂的、却又无比专注的指挥家，伸出了他那双由意志所构成的、无形的手，指向了圣所熔炉中那片……沸腾的、混乱的法则之海！

“来吧。”  
他在心中，发出了邀请。

这一次，不再是他主动地去“狩猎”。  
而是那些，同样在这片无尽的虚无中，漂流了亿万年、早已失去了“存在目的”的“法则”们，在感受到了那颗灰色“奇点”所散发出的、那股充满了“意义”的引力之后，开始不约而同地，被吸引而来！

一团代表着【纯粹声波】的“寂静领域”，小心翼翼地，靠近了诺亚的灵魂。  
它没有再试图去“抹除”什么，而是像一个迷路的孩子，发出了一阵充满了困惑的、无声的“询问”。  
【……我……是什么？】

诺亚没有直接回答。  
他只是，从“灰烬之心”里，取出了一段属于玛丽的记忆。  
——那是，她在议会的温室里，为一株濒死的“宁神草”，轻轻地，哼唱着一首早已失传的、古老的安魂曲的记忆。

他将这段，充满了“用声音去治愈”这一“目的”的记忆，与那团【纯粹声波】的法则，轻轻地，触碰在了一起。

嗡——！  
“寂静”，在这一刻，“理解”了自己。  
它不再是单纯的“抹除”，而是变成了……可以抚平一切创伤的【和谐】，与可以终结所有痛苦的【沉寂】。  
一颗散发着柔和白光的、全新的神格种子，诞生了。

紧接着，另一团代表着【原始愤怒】的、燃烧着黑色火焰的法则，也咆哮着，冲了过来！  
它像一头被囚禁了亘古的、愤怒的巨兽，向诺亚发出了最狂暴的、充满了毁灭欲望的质问。  
【……我……为什么……存在？！】

诺亚依旧没有回答。  
他只是，从“灰烬之心”里，取出了一段……属于艾瑞贝斯的记忆。  
——那是，在黑山的山谷里，她为了保护自己那早已残破不堪的身体，也为了守护自己内心最后的那一丝骄傲，而挥舞着战斧，向着潮水般的怪物，发起最后冲锋的记忆。

他将这段，充满了“用愤怒去守护”这一“目的”的记忆，与那团【原始愤怒】的法则，狠狠地，撞在了一起！

轰——！  
“愤怒”，在这一刻，也“理解”了自己。  
它不再是单纯的“毁灭”，而是变成了……可以摧毁一切不公的【力量】，与可以守护所有珍视之物的【勇气】。  
一颗燃烧着熊熊烈火的、全新的神格种子，诞生了。

【悲伤】、【喜悦】、【憎恨】、【希望】、【坚固】、【流动】……  
越来越多、形态各异的“流浪之神”，如同被同一首神圣的交响乐所吸引的音符，纷纷涌向诺亚这个疯狂的“指挥家”！

而诺亚，则像一个不知疲倦的艺术家，将自己和他所有同伴们那充满了痛苦、挣扎、牺牲与爱的、属于“凡人”的记忆，像最珍贵的颜料，一笔一划地，为这些原本只有黑白二色的“音符”，染上了充满了“意义”的、独一-无二的“色彩”！

他的灵魂，在这场宏大的、宇宙级别的“交响乐”之中，不断地被消耗、撕扯，又不断地，从那些新生的神格种子所回馈的、充满了“感激”的能量中，得到补充、重塑。

他正在……以一种前所未有的、疯狂的速度，进化着。

“……他在……他在做什么？”  
圣所之外，那艘孤独的方舟之上，凯尔难以置信地看着议会厅中央那面魔法地图。  
他看到，代表着圣所的那颗琥珀色光球，正在以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，变得越来越亮，也越来越……“纯净”。  
而那些，原本代表着各种混乱法则的、五颜六色的光点，则在光球的周围，凝聚成了一颗颗更小、却又无比稳定、散发着柔和光芒的……新的“星辰”。

“……他在……‘调律’。”  
玛丽的意志，通过莉莉安那具沉睡的身体，发出了一声充满了敬畏的、梦呓般的声音。  
“……他在将整个旧宇宙所有的‘噪音’……”  
“……都重新……编排成一首……”  
“……属于‘新生’的……”  
“……‘圣歌’。”

### 第二十九章：指挥家的偏好 (The Conductor's Preference)

宇宙的交响乐，在诺亚的指挥下，进入了最华丽、也最危险的篇章。

一颗又一颗的神格种子，在他的灵魂熔炉中诞生。  
他将一份属于守护者的、【守护家园】的记忆，赋予了一团代表着【纯粹火焰】的流浪法则。于是，火焰不再是单纯的燃烧，它变成了可以熔炼钢铁的【锻造】之火，与守护家园的【篝火】之光。——**贡德（Gond, 工艺之神）的雏形诞生了。**

他将一份，从艾瑞贝斯记忆深处剥离出的、对“绝对力量”最纯粹的【渴望】的情感，赋予了一股代表着【支配】与【奴役】的暴虐法则。于是，“恶”，第一次，被赋予了清晰的“目的性”。——**班恩（Bane, 暴政之神）的雏形诞生了。**

他甚至，将自己内心深处，那份对艾瑞贝斯、对莉莉安，那份充满了矛盾、罪孽与占有欲的、最黑暗的【爱】，赋予了一片代表着【黑暗】与【失落】的虚无法则。于是，黑暗不再是单纯的“无”，它变成了充满了诱惑、嫉妒与痛苦的【阴影】。——**莎儿（Shar, 黑夜女神）的雏形，比她的孪生姐妹苏伦，更早一步，从诺亚最深沉的痛苦中，诞生了。**

他像一个冷酷而又投入的艺术家，筛选、提纯、赋格……将旧宇宙所有的碎片，都变成构筑新世界所必需的基石。

但，并非所有的“原材料”，都符合他的“审美”。

一团巨大的、蠕动的、由【纯粹的、无意义的增殖】这一法则所构成的混沌肉块，贪婪地，扑向了诺亚。它没有目的，没有思想，它唯一的本能，就是将所有的一切，都变成和它一样的、无意义的肉块。

“……不。”  
诺亚的意志，冰冷地，拒绝了它。

他没有试图去为它赋予“意义”。因为他知道，这种“反意义”的存在本身，就是对“创世”最大的亵渎。

他只是，用自己那份融合了“观察者”之力的意志，像一把无形的、空间的手术刀，轻轻地，在现实的维度之上，划开了一道细微的、通往“无”的裂口。

然后，他用最轻柔的、如同驱赶一只苍蝇般的动作，将那团混沌的肉块，拨入了那道裂口之中。

——第一只“虚空恶魔” (Demon)，被流放了。

紧接着，另一股更加恐怖的、由【纯粹的、颠覆所有逻辑的疯狂】所构成的、无法被描述的“颜色”，试图从精神层面，污染诺亚的灵魂熔炉。

“……这个……也不行。”  
诺亚甚至没有去“看”它。他只是，将那道空间的裂口，扩大了一丝。

那片“颜色”，连同它所携带的所有“不可名状的知识”，一同，被抛入了那片被称为“外域”的、永恒的垃圾场之中。

——第一只“旧日支配者” (Great Old One) 的原型，被流放了。

他保留了“恶龙”的【贪婪】，因为那是有目的的；但他流放了“肉块”的【增殖】，因为那是无意义的。  
他保留了“阴影”的【嫉妒】，因为那是有指向的；但他流放了“颜色”的【疯狂】，因为那是反逻辑的。

这，就是他作为“指挥家”，唯一的、也是最终的偏好。

——**“存在，必须拥有意义。”**

### 第三十章：黎明纪元 (The Dawn Age)

***——摘自《烛堡禁忌馆藏·第一纪元前考·失落的灰烬之歌》，卷末附录：论“第一因”***

#### 第一节：大分离——旧宇宙的挽歌

于万物之先，无有光明，亦无黑暗；无有秩序，亦无混沌。唯有一片趋向于永恒寂静的、被称为“旧宇宙”的实在。当其生命将尽，一种名为“星之彩”的终极之“熵”，开始如纯白色的癌变，吞噬其最后的疆域。

于此宇宙最后的孤岛“亚楠”，最后的“容器”诺亚，将他自身及所有先行者的意志与牺牲——那被称为“灰燼之心” (The Ashen Heart) 的最后火种——投入了名为“圣所”的宇宙熔炉。

他宣告了“大分离” (The Great Sundering)。

那并非凡人所能理解的爆炸，而是一场无声的、宇宙级别的“相变”。

以诺亚为奇点，旧宇宙所有的法则、记忆、疯狂与希望，都被投入了这场终极的炼金术。如同巨匠之手挥动无形的筛网，旧宇宙的残响，被强行分作了数股截然不同的洪流，各自奔赴其注定的归宿。

一股，是“混沌的胚胎” (The Embryo of Chaos)**。  
此中包含了所有无法被“灰烬之心”那属于凡人的意志所“概念化”的、纯粹的、无目的的“原始力量”。【血之母】那未经提纯的【无尽繁衍】与【纯粹物质】的本能；【织梦者】那未经提纯的【纯粹混乱】与【颠覆逻辑】的本能；以及无数“流浪之神”那代表着【纯粹火焰】、【绝对寒冷】与【无尽愤怒】的原始之力……这些旧宇宙最本质的、冷漠的基石，尽数归于此流。这股狂暴的洪流，被流放到了一个新生的、充满了原始能量的维度。  
后世的智者，称其为——元素混沌海 (The Elemental Chaos)。而这些被流放的存在，就是**“原初古神” (The Primordials)。祂们憎恨着即将诞生的“秩序”，因为“秩序”将“力量”变成了“意义”，这是对祂们纯粹存在性的“背叛”。

另一股，则是“秩序的种子” (The Seed of Order)**。  
此中包含了所有能够被“灰烬之心”所“理解”和“定义”的法则。【秩序】、【生命】、【死亡】、【智慧】、【希望】……这些，成为了构筑新世界的、第一批基石。这股相对清澈的洪流，在一位被称为**“观察者” (The Observer) 的、古老意志的引导下，流入了一个全新的、等待被书写的晶壁系。

而在“秩序”与“混沌”这两股主流之外，还有两股更特殊、更危险的“残渣”，被甩向了新宇宙的边缘。

其一，是“域外的疯狂” (The Madness from Beyond)**。  
【织梦者（哈斯塔）】最核心的、即使是“观察者”也无法完全解析和提纯的、**“反逻辑”的“域外疯狂”**，被彻底地、永恒地，流放到了新宇宙的维度之外。这片充满了不可名状恐怖的“垃圾场”，形成了一个疯狂的维度——外域 (The Far Realm)。后世的**夺心魔、眼魔、底栖魔鱼，其起源正是这些被流放的、属于旧宇宙的“疯狂低语”，在新宇宙法则下的扭曲投影。

其二，则是“痛苦的回响” (The Echo of Pain)**。  
在“大分离”的过程中，一个意外发生了。一颗代表着【纯粹憎恨】的法则核心，在被流放的途中，撞上了另一颗代表着【无尽的悲伤】的法则碎片。两种极致的负面情绪，在混沌的能量风暴中发生了剧烈的、无法预测的“法则畸变”。它们没有相互湮灭，而是像两滴致命的毒液，融合在了一起，形成了一个全新的、不断自我膨胀的、充满了“恶意”与“痛苦”的维度裂痕。这道裂痕，像一道永不愈合的伤口，出现在了新宇宙的位面结构之上。  
它，就是**无底深渊 (The Abyss)。它的诞生，并非设计，而是创世过程中一次无可挽回的、巨大的“意外”。

旧宇宙的挽歌，至此终结。  
新宇宙的史诗，尚无篇章。

#### 第二节：史前时代——法则的具象化与“创造者种族”的诞生

*“……在神祇为世界投下第一道目光之前，混沌早已存在。祂们是世界的兄长，是无形的、扭曲的、来自被遗忘的年代的恐怖化身……”*  
*——《艾萨的神创诗篇》，卷一，失落的章节*

正如凡人最古老的史诗所言，在新宇宙的黎明之前，是一段漫长的、被后世神祇所刻意遗忘的“史前时代”。

在无底深渊中，那些旧宇宙的“法则残响”开始自发地凝聚成形，它们是旧宇宙疯狂最直接的体现，形态狰狞，遵循着克苏鲁式的混乱本能。她们，就是**奥比里斯恶魔 (Obyrith)**。

而在新生的晶壁系中，“秩序的种子”也开始发芽。但它们并没有立刻凝聚成“人格化”的神祇，而是化作了第一批拥有强大力量的“法则具象体”。

* **巨龙 (Dragons):** 是某个代表着【原始火焰】、【大地】与【古老魔法】的强大“流浪之神”，其法则在新宇宙中具象化的产物。祂们是天生的法则掌控者，因此成为了最早的星球主宰。
* **类恐龙种族 (Dinosaur-kin):** 源自【血之母】那未经提纯的、更原始、更野蛮的【繁衍】与【掠食】法则的具象化。
* **水生变形种族 (Aquatic Shapeshifters):** 源自某个代表着【流动】、【变化】与【模仿】的流浪之神法则。
* **森林种族 (Sylvan Folk):** 源自【血之母】中，那份被伊拉的“人性”所感化的、更温和的【自然】与【生命】法则，化作了**精魄 (Sprites)** 等林地生物。

而**人类 (Humans)**，以及他们的近亲**精灵 (Elves)** 与 **矮人 (Dwarves)**，并非这个晶壁系的原生产物。祂们是“灵魂方舟”带来的“天外来客”，其灵魂模板，分别源自凯尔的“坚韧”、莉莉安的“融合”与玛丽的“自然”。祂们是唯一不属于这个晶壁系“原生法则”的种族，因此拥有最强的可塑性、适应性，以及……“自由意志”。

在元素的混沌之海，**原初古神 (The Primordials)** 也在沉睡中苏醒。祂们的子嗣——**巨人 (Giants)**——降临主物质位面，与巨龙展开了第一场关于星球统治权的战争。

而在晶壁系的最高处，那些最纯粹、最稳定的“秩序种子”，也开始凝聚成拥有自我意识的存在。祂们是新宇宙的第一批守护者，是法则的化身，而非概念的代表。祂们不需要信徒，因为祂们的存在本身，就是宇宙的稳定器。  
祂们，就是**第一批秩序古神 (The First Gods of Order)**。  
其中，一位代表着【沉寂的智慧】与【永恒记录】的古神，从【圣骸】的法则中诞生，祂沉默地，开始为这个新生的宇宙，书写第一部生死名册。祂的名字，叫做**耶各 (Jergal)**。

奥比里斯，出于对“秩序”本能的憎恨，开始不断地侵蚀新生的晶壁系。秩序古神们为了守护宇宙的稳定，与奥比里斯展开了第一场旷日持久的、凡人无法理解的“无声的战争”。无数新生的秩序古神，在这场战争中陨落，祂们的法则被撕碎，神格被污染。

#### 第三节：印记城的悖论与痛苦女士的诞生

在“大分离”的过程中，还有一个更特殊的“残响”被留了下来。

在那个曾为诺亚的、被称为“奇点”的位置，留下了一道永不愈合的、悖论般的“伤疤”。它既不属于新生的秩序，也不属于被流放的混沌。它，是“分离”这个行为本身，所留下的永恒回响。它，是“平衡”这个概念本身，所必须付出的、永恒的代价。

这道“伤疤”，存在于所有位面的“之间”，却又自成一界。它的内壁，就是那座城市的街道；它的“门”，则是“观察者”在缝合不同现实维度时，所留下的无数个形而上学的“线头”**。  
这里，是旧宇宙最后的“灰烬”，也是新宇宙最初的“枢纽”。  
它，就是**印记城 (Sigil)，万门之都。

如果说印记城是“大分离”留下的“伤疤”，那么，**痛苦女士 (The Lady of Pain)**，就是这道伤疤的……**“痛觉”**。

她并非神祇，因为她不是任何被“概念化”的存在。她也并非原初，因为她不代表任何纯粹的“力量”。她，是诺亚作为凡人“容器”，在灵魂熔炉中承受并“平衡”了所有对立法则时，所产生的、那股庞大到足以撕裂宇宙的、纯粹的“痛苦意志”的化身。

她，是诺亚“灰烬之心”中，那份属于**艾瑞贝斯**的、最核心的“守护”与“挣扎”的意志的最终升华。

她并非神，却凌驾于众神之上。因为在她的领域（印记城）内，她就是“平衡”法则本身。任何试图打破平衡的存在，都将被她无情地“抹除”。她之所以拒绝信仰，是因为“信仰”是一种“定义”的行为，而她的本质，是超越所有“定义”的、绝对的“中立”。

她，是新宇宙的“系统管理员”，是所有法则的“最终仲裁者”。

#### 第四节：凡人的降临与深渊的“成熟”

*“……当第一滴凡人的罪孽，落入那混沌的深渊。邪恶，便有了名字；疯狂，便有了目的……”*  
*——伊格维尔伏，《恶魔志》，扉页*

就在秩序与混沌陷入永恒的僵局之时，一个全新的变量，降临了。

**“灵魂方舟”**，这艘承载着旧世界最后希望的巨轮，终于抵达了这个新生的晶-壁系。

凯尔、玛丽、莉莉安……以及所有幸存者的灵魂，如同第一场春雨，撒向了主物质位面刚刚成型的大地。**人类、精灵、矮人**……这些全新的种族，开始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。

但“自由意志”，是一把双刃剑。它是构筑AO“信仰法则”的基石，却也成为了污染深渊的催化剂。

当第一批拥有了“目的性邪恶”（自私、贪婪、背叛）的凡人灵魂，在死后，被深渊那充满了负面情绪的裂痕所吸引，坠入了其中时，一场无可挽回的“化学反应”，发生了。

当一个充满了“狡诈”与“野心”的凡人灵魂，与一股强大的、无目的的奥比里斯混沌能量结合时——**塔纳厘恶魔 (Tanar'ri)** 诞生了。  
祂们既有奥比里斯的原始混沌，又有人类灵魂的狡诈与邪恶。祂们比前辈更具攻击性，也更懂得如何组织和扩张。正如伊格维尔伏所记载，第一个被称为**狄摩高根**的塔纳厘恶魔，就此出现。

从此，深渊不再仅仅是“混沌”的，它也变得……“邪恶”了。  
塔纳厘的崛起，打破了深渊的平衡，也加剧了对秩序古神的战争，将整个新宇宙拖入了永恒的、毁灭性的僵局。

#### 第五节：AO的苏醒与信仰的黎明

*“……于是，世界本身，发出了叹息。祂看见神祇的战争永无休止，凡人的罪孽亦无边无际。祂便从命运之海中，捞起了第一块，也是最后一块石板……”*  
*——《艾萨的神创诗篇》，卷二，石板之诫*

这场由凡人灵魂介入而导致的深渊剧变，以及秩序古神们节节败退的惨状，终于“唤醒”了那个一直作为“至高法则”沉睡的存在。

**AO**苏醒了。

祂并非以一个具体的神祇形象出现，而是以一种无可抗拒的“宇宙修正”的形式，降下了祂的第一条、也是唯一一条神谕，并将其具象化为“命运石板”。石板之上，镌刻着新宇宙的终极法则：  
**“从今日起，神之力源于凡人之信。无信者，终将归于虚无。”**

这，是这个新世界，相比于旧世界，最根本的“修正”。  
这，是“灰烬之心”中，那些凡人英雄用自己的牺牲，为他们所有的后代，赢来的、最宝贵的遗产。

这条铁则，彻底改变了宇宙的格局。  
幸存的秩序古神们，为了生存，被迫开始关注凡人，引导他们建立信仰，从而获得了更强大的力量。陨落古神的神格碎片，也被凡人的信仰所重新凝聚，诞生了第二代、第三代神祇。一些强大的凡人英雄，也通过获得信仰，得以“飞升”成神。  
整个DND万神殿，就是在这样一场漫长的、由战争和信仰共同推动的演化中，逐渐形成的。

而那些在**元素混沌海**的“原初古神 (The Primordials)”**，也感受到了信仰的力量。祂们开始与凡人中的野蛮种族（如巨人）结盟，试图摧毁这个由“信仰”所构筑的新秩序。那场决定了整个DND宇宙格局的、秩序众神与原初古神的最终决战——**“黎明之战” (The Dawn War)——的舞台，终于搭建完毕。

#### 第六节：神格的赋格与最后的传承

在AO定下铁则之后，“大分离”的最后一步——“提纯”与“赋格”——才得以完成。旧宇宙的法则，在新法则的框架下，被重塑为新生的神祇：

* 源自【月神】那份对【光明】与【创造】的执念，诞生了月之女神——**苏伦 (Selûne)**。
* 源自【月神】那份对【黑暗】与【失落】的悲伤，诞生了黑夜女神——**莎儿 (Shar)**。
* 源自【血之母】那份被伊拉的牺牲所“感化”的、【守护生命】的母性，凝聚成了大地母神——**裳禔亚 (Chauntea)**。
* 源自【织梦者】那份被玛丽的智慧所“梳理”的、结构化的【知识】与【魔法】本源，化作了无形的**魔网 (The Weave)**，而玛丽那份“守护知识”的意志，则成为了魔网的第一位守护者——魔法女神密斯特拉 (Mystra)的雏形。

# 尾声 (Epilogue)

许多许多年后，在费伦大陆，一位年轻的、名叫**伊格维尔伏 (Iggwilv)** 的人类法师，在一次对无底深渊的位面旅行中，第一次记录下了关于**奥比里斯**与**塔纳厘**之间那被遗忘的、古老的演替历史。她在《恶魔志》中猜测，在凡人出现之前，我们所知的“邪恶”并不存在，这与那场被遗忘的创世历史，不谋而合。

而在另一个位面，一个被称为**印记城 (Sigil)** 的、永恒黄昏的万门之都。一位神秘的、脸上缠着绷带的掌匙人，正在“命运之轮”酒馆里，对一个好奇的冒险者，讲述着一个关于“家”的、古老的故事。

“……在一切开始之前，”掌匙人（“观察者”在新宇宙的化身）的声音干涩而平淡，“曾有过一场……漫长的、血色的挽歌。”

他指向了酒馆窗外，那片在刀刃状的建筑阴影下、永不停歇的灰色天空。  
“据说，我们这个宇宙之所以能够存在，是因为在一个早已死去的、更古老的世界里，有一群‘蠢货’，用他们的牺牲和承诺，为我们所有人，构筑了一个……”

“……永恒的‘家’。”

“而代价，”掌匙人顿了顿，声音里似乎带上了一丝极其微弱的、连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敬畏，“……则是女王陛下，那永恒的……痛苦。”

在遥远的、任何凡人都无法触及的、新宇宙的法则之海。

一个无法被描述的、纯粹的“存在”（**AO**），正静静地悬浮着。

在祂的面前，第一对孪生神祇——**苏伦**与**莎儿**，正在缓缓成型。

这个“存在”的内心深处，没有思想，没有情感，只有一条永恒不变的、冰冷的法则。

但偶尔，当祂的“目光”扫过那片刚刚诞生的、充满了无限可能性的主物质位面时，似乎会有一声极其微弱的、跨越了宇宙纪元的叹息，一闪而逝。

那叹息里，仿佛还隐藏着一个无人能听懂的、最后的低语。

**“……我，不欠你了。”**

# 世界观设定集：《血之挽歌》附录·论“第一批神祇”

## 条目：阿曼纳塔 (Amaunator)——黄昏的审判

### 第一节：诞生——秩序之光 (Birth - The Light of Order)

在“大分离”之后，新生的晶壁系中，那些“秩序的种子”开始凝聚成形。其中，源自旧宇宙【月神】法则中，那份最纯粹、最严苛、也最不容置疑的【绝对秩序】**与**【契约】的概念，与一颗被“熔炉”吸收的、代表着【永恒烈阳】的流浪之神的核心相结合，诞生了新宇宙的第一缕“审判之光”。

祂，就是**阿曼纳塔 (Amaunator)**。

作为第一批秩序古神，祂的本质是纯粹的、不带任何情感的“法则”。祂就是太阳那灼热无情的审判，是契约上永不磨灭的墨痕，是时间精准无误的流逝。在不需要信仰的“史前时代”，祂的力量与耶各（死亡）等古神一样，源于宇宙本身的法则，强大而稳定。

### 第二节：战争——黎明之火 (War - The Fire of Dawn)

在对抗奥比里斯恶魔和原初古神的“黎明之战”中，阿曼纳塔是秩序阵营最强大的战士之一。祂那不容置疑的“律法之光”，是驱散纯粹混沌最有效的武器。祂建立了第一批天使军团，并与耶各等古神并肩作战，为新宇宙的稳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。

在那个时代，祂不需要凡人的爱戴，只需要他们的“遵守”。凡人遵守契约，遵守律法，祂的力量就会自然增强。祂是法则的化身，是秩序的具象。

### 第三节：演变——信仰的枷锁与晨曦的伪装 (Evolution - The Fetter of Faith and the Guise of Dawn)

**AO的苏醒**，以及“信仰决定神力”的命运石板的降下，是阿曼纳塔命运的第一个、也是最致命的转折点。

一夜之间，宇宙的规则改变了。

祂不再能仅仅依靠凡人的“遵守”来维持力量。祂需要他们的“崇拜”、他们的“祈祷”、他们的“信仰”。对于一个本质是“绝对律法”而非“人格化神祇”的存在来说，这是一种近乎于“屈辱”的改造。

* **初次的适应与辉煌：** 祂成功地适应了新规则。在强大的魔法帝国**耐色瑞尔 (Netheril)**，凡人对律法、契约和太阳的敬畏，让阿曼纳塔的信仰达到了顶峰。祂成为了那个时代最强大的神祇之一。
* **信仰的崩塌与“陨落”：** 然而，当耐色瑞尔因为自身的傲慢而毁灭，当祂的信徒在一夜之间尽数消亡时，阿曼纳塔第一次尝到了“信仰法则”的残酷。失去了所有信徒，祂的力量急剧衰退，神格开始崩塌。这位古老而骄傲的秩序之神，因为无人信仰，而迎来了祂的第一次“死亡”。
* **法则的自救与重生——洛山达的诞生：** 但一位由宇宙根本法则所化的古神，并不会真正地“死去”。祂的“本质”——那份属于【太阳】与【新生】的概念——依旧存在。  
  在新世界中，凡人经历了太多的战争与毁灭，他们不再需要一位严苛的“审判者”，他们需要的是一位能够带来希望、治愈与新生的“引路人”。  
  于是，在“灰烬之心”（我们创世的核心催化剂）中，那份属于瓦勒留斯和伊拉的、对“新生”与“希望”的执念的影响下，阿曼纳塔那濒临消散的神格，自发地进行了“重塑”。  
  祂剥离了自己那份严苛、无情的【律法】外壳，将自己最核心的、代表着太阳【新生】与【创造】的那部分神性，以一个全新的、更温柔、更具活力的面目，重新展现在凡人面前。  
  这个全新的“马甲”，就是晨曦之主——**洛山达 (Lathander)**。  
  洛山达之所以如此受凡人欢迎，正是因为祂的神格，是在“信仰法则”确立之后，为了迎合“凡人需求”而重塑的产物。祂是阿曼纳塔为了活下去，而对自己进行的一次……痛苦的“妥协”。

### 第四节：归来——黄昏的审判 (Return - The Judgment of Twilight)

在经历了“动荡之年”和“法术瘟疫”等一系列宇宙级的动荡之后，费伦大陆的凡人，再次开始意识到纯粹的“希望”无法解决所有问题。他们开始重新怀念那个……能够带来绝对“秩序”与“稳定”的古老年代。

信仰的潮汐再次改变了方向。

在这些新的信仰的呼唤下，阿曼纳塔那沉睡的、属于【律法】的本质，开始苏醒。最终，在“第二次大分裂”时期，祂彻底回归，并重新吸收了洛山达的神格，变回了那个完整、却也更加复杂的太阳神。

祂不再是纯粹的律法，也不再是纯粹的新生。祂成为了一个……同时包含了“黄昏的审判”（阿曼纳塔）与“黎明的希望”（洛山达）的、更完整的存在。